

JUL 12 1926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五年四月出版

章太炎先生主任

學聲

太炎

北京圖書館藏

期 三 第

冊 一 第

本社啟事

本刊出版以來承海內外函訂絡繹不絕本社爲推揚學術起見隨時將售罄各冊補印齊全以酬愛讀諸君之望因屢接各處函詢特此通告

讀者注意

本刊自第二卷第一期起內容益求精美有欲訂閱全年或半年者請照下列定單按式填寫就並報價逕寄本社即當按期寄奉空函恕不奉復

茲須訂閱

貴月刊 年自 期起至 期止附洋 元 角 分郵費 角 分即請查收按

期照寄可也此致

華國月刊社

地址

姓名

劉平女士書畫例

書例

中

堂

每尺四元 (橫幅同)

屏

幅

每尺二元

對

聯

每尺三元

扇

面冊

頁

每件一元

畫例

中

堂

每尺五元 (橫幅同)

屏

幅

每尺三元

扇面冊頁

每件二元

墨費加一成

合作

畫書

扇面特潤三元

收件處

上海麥根路五十二號華國月刊社
上海各大箋紙店

▼太平導報週刊▲

現已出版第九期

主 旨 本報以聯合同志研究導亂世進太平之方策為主旨
主 義 本報希望當局在野同取有實效之政策以改進現狀
建設新治故不標單一主義

討論範圍 本報懸下列各問題以與舉國賢哲隨國是之進步分期討論

期討論

- (一)改造倫理 (二)永久和平 (三)確立國是
- (四)刷新政治 (五)財政自立 (六)充實邊疆
- (七)發展交通 (八)開發水利 (九)提倡興業
- (十)普及教育 (十一)獎進真才 (十二)革新軍制
- (十三)擁護海權 (十四)促進僑福 (十五)國際平等

售 例 每冊壹角半年二十五冊計貳元二角 全年五十冊計四元

發行地點 上海法界貝勒路天祥里五十號又愛多亞路紗布交易所五層樓同濟建築公司

寄售地點 外埠商務中華及各大書局

◎世界教育示準出版◎

自歐戰告終西洋文化浸欲破產東方文化呼之欲出當此青黃不接之時教育界之懸疑危懼幾致如瞽無相唐大圓先生博通華粹精研佛理以大悲心出廣長舌應今世文化之潮流爲挽回狂瀾之救濟著爲世界教育示準一書言論之正義理之精價值之高效力之大當爲今世教育闢一新天地凡欲置身教育界自覺覺人者均當先觀奉爲圭臬庶乎易亂爲治在轉瞬間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出版每部

定價二角半價一角

汪
星寄
伯菴
書畫
例

書例

楹聯 三尺三元 每尺遞加一元

屏條 每尺一元

便面 每頁一元

匾額 每字一尺以內二元 二尺以內四元

加倍 來文加倍 精楷加倍 泥金加倍

堂幅 每尺二元

橫幅 如堂幅

冊頁 如便面 大冊加倍

三尺以內六元

劣紙不書 壽屏墓志另議

篆書

山水例

堂幅 每尺六元 六尺以上另議

屏條 如直幅

便面 每柄四元

青綠 加倍 景點加倍

直幅 三尺八元 三尺以上每尺遞加四元 不足三尺者以三尺計

橫幅 如堂幅

冊頁 如便面 大冊加倍

卷子 另議 泥金磁青劣紙不畫 墨費加一

星伯鐵筆

石章 每字壹元

極大極小 加倍 印譜每冊二元

牙角晶銅劣石不刻

先潤後作約日取件

寓上海福星里五十二號華國月刊社蘇州婁門北街華陽橋西一八八號

收件處 北京上海蘇州 各大箋扇號

張仲仁 章太炎 顧鶴逸 費仲深 代訂

婦女旬刊彙編第一集

婦女旬刊。創始於中華民國九年六月。由一小張。改為一大張。再改為單行本。迄今已達五年。為吾國女界最著名之報紙。亦最有精神之報紙。提倡女子教育。發揚女子本能。為女界。為家庭。造福非淺。而百折不撓。堅持不懈。五年以來。蓋不知歷許多挫折。而百折不撓。有今日五年之成績。茲逢五週紀念之期。特將五年本刊。中載過一切精美各種稿件。彙訂一冊。使以前未得窺全豹諸士女。均能購藏一份。定名婦女旬刊彙編第一集。內容豐富。極有價值。稿件有百餘篇。插圖數十萬言。并另增海內外文學界鉅子之鴻篇偉論。插圖美麗。新豔可愛。極意經營。洵為難能之珍品。今已出版。諸君可購而披閱之。當知言之不謬。全書約三百餘面。封面精美。洋裝一厚冊。凡屬中華民國。苟具有良教育。婦女為女界謀幸福者。宜速訂一份。家庭有良教育。婦女有高尙思想。則將來青年國民。必有一種良好計謀。謀國家之強盛。家庭之和睦。故欲改良家庭。教育子女。不可不購此書。此書特價每本大洋壹元。寄費國內二角。外洋五角。(海外請用國際匯款法寄來國內外郵票均不收)以成本過鉅。祇印一萬本。除預先定去外。存書不多。欲得知本刊五年來之一切情形。及欲睹著作界之文稿者。尚望吾國海內外男女同胞。幫助吾國女界事業發達。踴躍來購。勿為捷足先得。并希望廣為宣傳。良好機會。勿交臂失之也。

婦女旬刊。已出七年。全年三十六本。大洋一元二角。彙編第二集。在印刷中。每冊連郵費一元二角。

杭州馬所巷三五號

婦女旬刊社謹啓

章太炎書例

- 篆聯 七尺至八尺三十元 六尺廿四元 五尺二十元 四尺十六元 不及四尺者以四尺論
- 行聯 七尺至八尺廿四元 六尺十六元 五尺十二元 四尺十元
- 篆中堂 一丈六十元 八尺四十八元 七尺四十二元 六尺三十六元 五尺三十元 四尺二十四元
- 行中堂 一丈四十元 八尺三十二元 七尺二十八元 六尺二十四元 五尺廿元 四尺十六元
- 篆屏幅 一丈每幅廿四元 七尺至八尺廿元 六尺十六元 五尺十四元 四尺十元
- 行屏幅 一丈每幅十六元 七尺至八尺十四元 六尺十二元 五尺十元 四尺八元
- 立幅準屏幅例
- 橫幅半幅準屏幅全幅準中堂
- 篆榜 一尺字每字十元 二尺字每字二十元 三尺以外別議 不足尺以尺計
- 碑誌篆額手卷冊葉另議

磨墨費一成 先潤後作一月取件 收件處

上海麥根路福星里五十二號華國月刊社
上海各大箋紙店

華國月刊第三期第一冊目錄

圖畫

明賢遺翰 七至八

金心蘭墨梅冊頁

梁公約先生梅石立幅

通論

論孟子有大乘氣象

學術

尙書傳王孔異同考

文心雕龍札記

佛學叢論 學佛決疑
成佛要訣

汪容甫先生文箋一

唐大圓

吳承仕

黃侃

唐大圓

古直

訂孔篇注

文苑

安徽無爲州知州蔣君墓志銘

陳君師曾墓志銘

杏秀橋碑

詩六首

詩六首

詩三首

詩十九首

詞五首

詞一首

詞一首

詞一首

二

繆篆

鄧嘉緝

袁思亮

金天羽

吳兆泰

曾樸

陳閔慧

葉昌陞

蔣師轍

金天羽

吳梅

聞宥

雜箸

扶桑百八吟

鉛槧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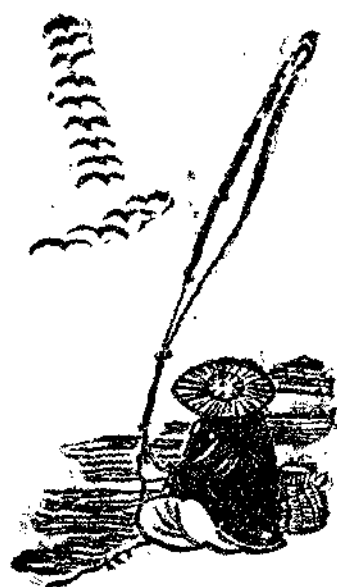
別錄

國壽錄

第二期第十二册校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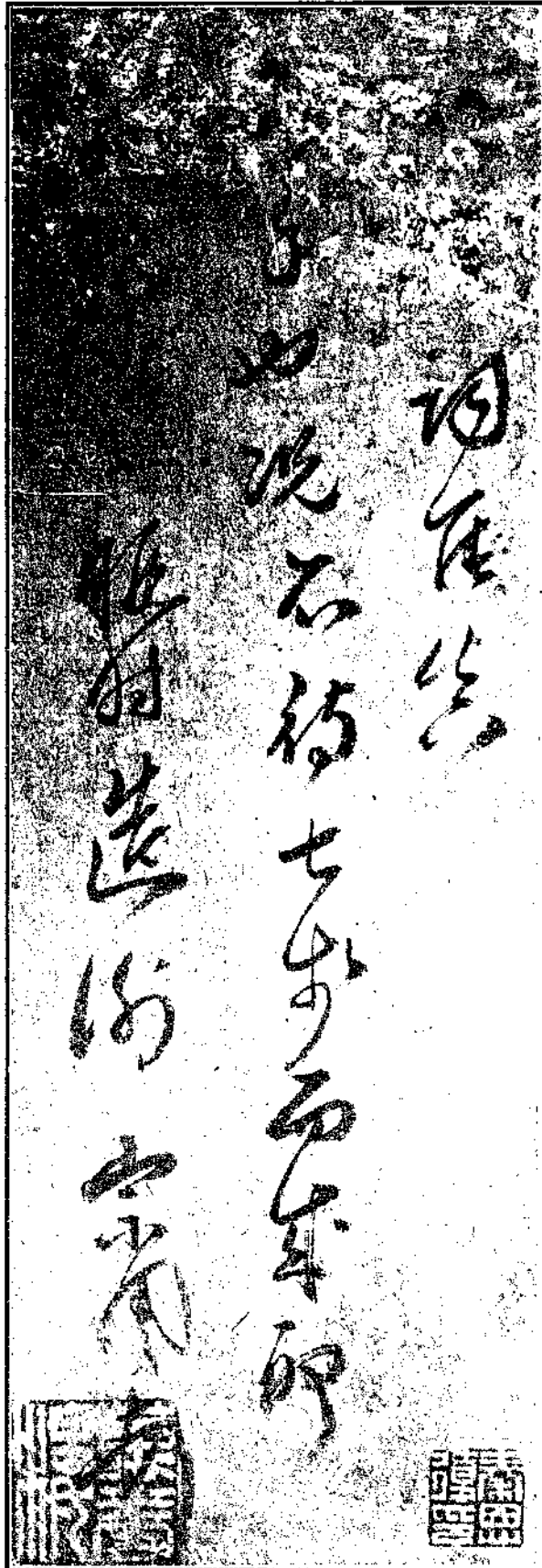
姚明圖

寄生



明賢遺翰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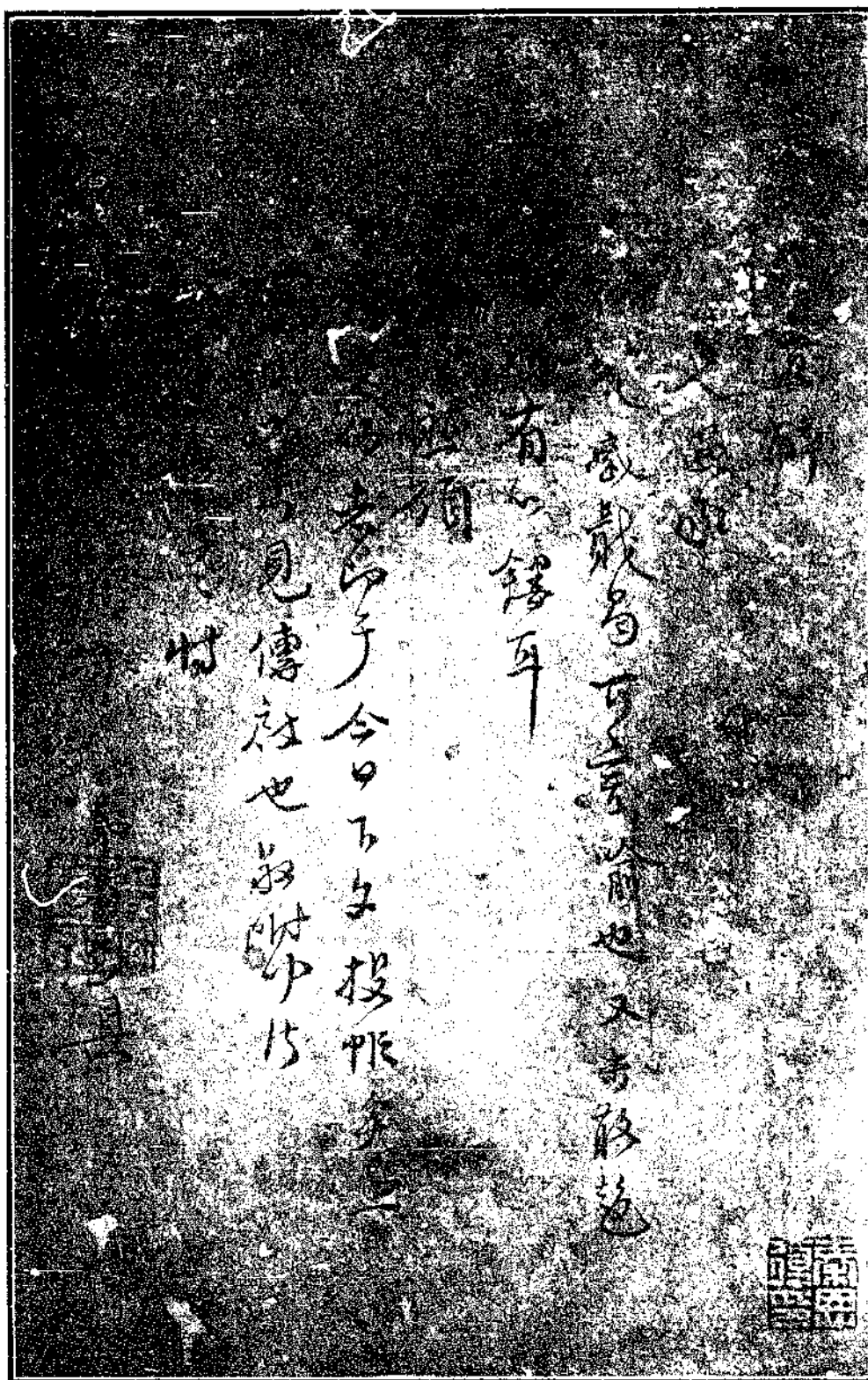
嚴孟繁先生藏



劉宗周字念臺浙江山陰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掌都察事被放歸乙酉六月不食死

明賢遺翰之八

嚴孟繁先生藏



侯峒曾
字象瞻
南直嘉
定人天
啓乙丑
進士後
官至浙
江右參
政分守
嘉湖召
爲順天
府丞不
赴福王
卽位爲
左通政
使未就
乙酉秋
赴城破
縣水死



此花乃在西湖
西子山下
畫於
癸卯年

梁公約先生梅石立幅



通論

黃侃



論孟子有大乘氣象

唐大圓

佛法大乘之標目曰自利利他。其偏趨自利者名曰小乘。卽孟子所謂嘲陳仲子之流。所謂上食槁壤下飲黃泉。蚓而充其操者。不獨爲今日談社會合羣者所棄。卽孔孟之儒家亦斥之不獨爲儒家所斥。卽佛法之大乘亦呵之。

佛法小乘之果曰羅漢。譯言煩惱不生。似孟子所言窮則獨善其身。大乘之果曰菩薩。譯言覺有情。其修行亦曰行菩薩道。譯以儒義名曰自覺覺他。卽孟子稱伊尹之言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以先覺覺後覺等義。亦卽所謂達則兼善天下之義。

其稍有異義須細辨者。孟子窮則獨善達則兼善。是就環境之逆順應量而談。故獨善兼善視乎窮達。似莊子外物不可必之思想。猶以世間之境遇或業緣之發現者爲實法。不可強爲勢不得不有獨善兼善之差別。時此所以僅完其所行之世間法。未能越其量而已。

若夫佛法則依唯識之理。觀察世界一切之境界。皆唯衆生之心識所變。雖有窮通逆順之境遇。由宿昔之業緣所感者。亦可由我今更造之善業。改變之故。但依自識之能發大菩薩心。則自利

利他唯所欲爲。且攝他爲自。不言自利而專言利他。其目空一切之思想。謂之大智。大力。其博施濟衆之胸襟。謂之大悲。大願。孟子悲固有而智不足。故獨善兼善之論。亦徒徵其力不足而願有餘也。

然孟子之自修。如知言養氣。道性善求放心等。皆似於小乘之四諦緣生等修法。不可謂爲無智。唯其人悲願雖宏而研學稍疏。故所得之智。雖闊大而不精細。亦如小乘之智能斷我執。未能斷法執。若細談之。孟子殆亦未斷我執。如云萬物皆備於我。等亦祇見其爲世間之大賢。不及小乘能爲出世之小聖也。

雖然孟子縱未斷我執。未足爲病。而一種勇猛精進。行菩薩道之氣象。實爲真俗融通。自他普利之大乘菩薩。何以言之。如孟子見梁惠王。王問以利則痛陳利之弊。至於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切中當時溺利之病。乃復明先王之道。而談仁義。仁者所以止當時殺伐之慘禍。卽佛法之大悲義者。所以絕天下貪鄙之惡習。卽佛法之大力悲力齊運而大乘之義見矣。

孟子言政治則羞管晏。而以公孫衍張儀等爲妾婦之道。至其所以自行則每稱道大人之事。如云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又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又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皆卽佛法之所謂大人作略。或佛十號中之所謂大丈等。非小乘之知見所能及。

孟子教當時諸侯行仁義。至推及好色好貨。皆有可能。時亦推及四端。所謂測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辭讓之心。禮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是爲隨順衆生之善巧。方便。唯佛法有善巧。方便。故六度萬行。能以俗智淺事。引導衆生。至無漏智。方名大乘。孟子許由色貨求仁義。由四端求仁義禮智。非大乘之方便。而何。

然孟子所行。雖多似大乘。而談性偏重性善。每矛盾自陷。說求夜氣與養浩然之氣等。皆易與道家晦昧爲空之說相混。夷考其行。當難超老莊之自然大道外。唯老莊默識遁入虛無。孟子顯用較爲實在。故吾亦以孟子爲有大乘氣象者。非謂其卽是大乘。世人若僅求爲孟子。則可因之知孟子學似大乘。爲可崇重。若眞欲學大乘。則應知由孟子有漏之行。進至无漏。方是大乘。不可執指失月也。

今世學者。應時勢之要求。競談社會主義。平民教育等。似與自利利他之大乘佛法相順。與孟子仁義之說不遠。孰知大有逕庭焉。如近世倡社會主義之馬克斯。談唯物史觀。注重財利。正如執

孟子之仁而忘其所謂義。孟子有言。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殺一不辜。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今世服馬克斯之教者。皆不嫌非有而取。既走入不義一路。則唯利是圖。喪心病狂。亦皆不憚殺不辜。安能似孟子之仁義。或自利利他之大乘乎。

又春秋之時。諸侯尙知以義合。故孔子言仁亦足至戰國紛爭而義絕。故孟子言仁必兼義。今世之亂。又甚於戰國。雖孟子似大乘之仁義。亦不足用。尤必闡揚自覺覺他之真正大乘佛法。庶其有濟乎。

要之吾人爲學。所以救國救時也。爲救國救時之學者。勢必具世界眼光。縱矚古今。橫覽中外。精細考究。其能救此大相斫之時勢者。非大聲疾呼。提倡絕利興仁之主義。不可。欲提倡絕利興仁之主義。淺之在學。自孟子始。高之則宜直舉佛之大乘法。然當知二者皆吾人固有之東方文化。雖服習西洋物質文明。以爲方便。未始不可。而尤必喚醒國人。當速闡東方文化。以爲立國之大本。庶乎根本立而枝葉有附。願與全國教育界一商酌之。

改訂

術

太炎



尙書傳王孔異同考續

吳承仕

四十九。厥土青黎。傳曰。色青黑而沃壤。王曰。青黑色。黎小疏也。正義正

案王以黎爲小疏者。本之馬融。黎墟一聲之轉。鄭云。墟疏也。是馬鄭王同也。傳以黎爲黑。故云色青黑。然沃壤之義。經無其文。是增語耳。

五十。黑水西河惟雍州。傳曰。西距黑水。東據河。王曰。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正義正

正義曰。王肅所言得其實。孔本必是誤也。案孔傳自誤。抑傳寫失之。今難質言。

五十一。導弱水至于合黎。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王曰。合黎流沙是地名。夏本

紀集解

案王說本馬融。鄭以合黎爲山名。

五十二。同爲逆河入于海。傳曰。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王曰。同逆

一大河。納之於海。正義正

案鄭云。同合也。下尾合。名曰逆河。王云。同逆一大河。是訓逆爲迎。不以逆河爲名。

身此其異也。傳采王說故云爲一大河兼采鄭說故云名逆河。是傳於鄭王二家互有取舍也。然經云同爲逆河王以同逆連文則爲字近贅視鄭義爲短。

五十三導渭自鳥鼠同穴。傳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王曰鳥鼠同穴皆山名。詩譜正義

案鄭云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是鄭王說同。孔傳似爲一山。又尋鄭意似以鳥鼠之山爲鳥鼠飛行之處而同穴之山則爲鳥鼠止宿之處。今注文皆輯自他書恐有錯繆。

五十四三百里蠻。傳曰以文德蠻成之。不制以法。王曰蠻慢也。禮儀簡慢。正義

鄭曰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故云蠻蠻之言緡也。案蠻之爲緡以聲訓也。緡有維繫覆被之義。故說爲羈縻。顏注地理志曰蠻謂以文德蠻幕而覆之。與鄭孔義亦近。傳從鄭王則從馬。

五十五五子之歌有此冀方。傳曰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家語正論解有此冀方。

王注曰。中國爲冀。

案家語本左氏哀六年傳文。彼杜注與孔傳略同。高誘注淮南書郭璞注山海經並云中國爲冀。與王義同。冀州猶云齊州。呂氏春秋本味篇冀州之原。高注冀州在中央。是冀齊同意也。傳言都冀州。又言統四方以冀。方爲二事。於義爲絀。

五十六。湯誓王曰。傳曰。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王曰。相土居商丘。湯取商

爲號。正義

案鄭玄詩譜云。商者。契之所封也。其注尙書云。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服虔注左傳云。相土代關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號。是孔用鄭說。王用服說。鄭以契始封商。當在偃師。湯從先王居。從偃師之居也。地理志說同。王注已逸。今不可考。

五十七。書序。伊尹作咸有一德。傳曰。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王曰。言

君臣皆有一德。殷本紀集解

正義曰。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殷本紀先

述湯誥。次述咸有一德。次云湯乃改正朔易服色。案咸有一德。篇次鄭與史記無異。王肅注本其篇題文句多同。馬鄭則咸有一德之次宜與馬鄭相應。且裴解史記多用孔傳。此傳言以戒太甲。顯與史記不合。故集解舍孔而取王。則王注不以此序當太甲時。昭然察矣。傳云君臣有純一之德。王云君臣皆有一德。皆順文爲釋。不足爲二家同次之證。二家說義略同。裴氏用孔。本無不可。其棄孔不取者。正足爲二家異次之證矣。反以太甲之云。適與本紀有礙。故舍孔取王耳。是不獨不足爲二家異次之證矣。鄭注緇衣云。君臣皆有一德不貳。則無疑惑也。亦望文釋之。

五十八。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傳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王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之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正義

正義曰。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云。民居耿久。奢侈成俗。故不樂徙。鄭既言君奢。又言民

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傳云。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是孔意不必爲奢侈也。鄭又以上篇爲盤庚爲臣時事。實爲謬妄。正義止此案王云奢侈。墊隘並與鄭同。而孔無奢侈之說。異一也。王稱陽甲明盤庚時。尙爲臣。是與鄭同。正義既駁鄭以申孔。則王說定與孔異二也。

五十九盤庚

傳曰。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王曰。不言誥何也。取其徙而立功。

非但錄其誥。

正義正

案王肅全襲馬說。左氏哀十一年傳。伍子胥諫吳王。引作盤庚之誥。故馬王從而釋之。

六十盤庚上于今五邦

傳曰。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

凡五徙國都

王曰。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

正義正

案馬鄭王說同。傳數盤庚者。以此篇在既遷之後。馬鄭王不數盤庚者。以此篇在未遷之時。

六十一。今汝聒聒。傳曰。聒聒。無知之貌。王曰。聒聒。拒善自用之義。正義

案馬王說同。鄭云。難告之貌。義亦相會。所謂愚而好自用也。孔傳則僅言其愚。不

言自用。

六十二。相時儉民。傳曰。言儉利小民。王讀相息羊反。釋文

釋文。相時。息亮反。馬云。視。王徐息羊反。案傳云。言儉利小民。既不牒經。又不釋相時之義。而釋文云。息亮反。正義云。我視彼儉利小民。皆以傳義同。馬不審其何據。而作此通也。王肅徐邈同讀爲息羊反。與馬孔異。其義則未聞。

六十三。盤庚中。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傳曰。爲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王曰。爲

此思南渡河之事。正義

鄭云。作渡河之具。案鄭云。具。王云。事。孔云。法。義有廣狹。各據一邊。王訓惟爲思。孔傳雖無文。似皆以盤庚作惟涉河爲句。鄭則盤庚作爲句。

六十四。今予告汝不易。傳曰。凡所言皆不易之事。王曰。告汝以命之不易。正義

案王孔皆讀易爲難易之易。與鄭訓爲改易者異義。然王言命之不易者。以當文。有天命。斷命永我命。續乃命。建大命。諸文故本而言之。左傳每言民生之不易。歲之不易。本經大誥。爾亦不知天命之不易。王注立文。蓋與彼同也。傳謂所言皆不易之事。立說自殊。

六十五。盤庚下。懋建大命。

傳曰。勉立大教。

王曰。勉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

正義正

正義曰。鄭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鄭沈如孔旨也。案王以命爲性命。故引洪範五福說之。則不以爲教令明矣。疑正義引王涉孔傳而誤。

六十六。鞠人謀人之保居。

傳曰。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

王曰。鞠養。

正義正

鄭王義同。案鄭王以鞠人謀人對文。傳以鞠人爲受者。謀人爲施者。文義詰屈。其說難憭。

六十七。說命上。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家語。子路初見篇。木受繩則直。人受諫

則聖。

案家語全襲說苑建本篇。偽書采爲說。復于王之言。故改人爲后。丁晏以此爲肅造偽書之證。然則劉向亦與有譏嫌邪。

六十八。高宗彤曰。祖已曰。王曰。言於王。正義正

案下經乃訓于王曰。傳云。祖已既言。遂以道訓諫王。傳以此爲訓諫。王則祖已曰。非言於王。居然可知。正義曰。鄭以祖已曰爲謂其黨。王以祖已曰爲言於王。下句始言曰。乃訓於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正義正此尋正義以王孔多同。鄭王多異。故每申王而緄鄭。此獨申鄭緄王。明傳意同。鄭而異王。

六十九。典禮無豐於昵。傳曰。昵近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王曰。高宗豐于禰。故有雉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正義正

釋文曰。昵。女乙反。又乃禮反。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案正義引王注本作禰。則亦以爲考廟與馬義同。

七十。微子。傳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王曰。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正義正

正義曰。肅意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案。鄭以微在圻內。爲孔傳所本。

七十一。卿士師師非度。傳曰。六卿典士相師效爲非法度。王曰。卿士以下。轉相

師效爲非法度之事。正義正

案以師師爲師效。馬王說同。薛綜注東京賦亦然。卿士本爲通語。不煩訓釋。而傳以士爲典士。正義謂其讀士爲事。說義轉迂。牧誓是以爲大夫卿士。傳云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文例與此同。孫星衍曰。上師爲衆。下師爲長。不必如馬所云也。今謂師師連文。如可妄爲分析。則謂上師爲長。下師爲衆。亦若可通。孫氏舍舊說而更爲新釋。竟不審其何意。

七十二。今爾無指告予顓臾若之何其。傳曰。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顓隕。臍墜如之何其救之。王曰。言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也。宋世家集解臍。臍溝壑。正義正

解宋世家作今女無故告。予顓臾如之何其集解不引孔傳而引王肅者。蓋王肅注本以予顓臾下屬爲句。與史記同。故引王注釋之也。王言無意告我以我足。

句。非釋本經之予。說文引商書曰。予顛躋則舊。讀如是。孔傳言殷邦顛躋。是與史遷許慎異矣。又王云。濟溝壑者。用左氏昭十三年傳文。具如正義說。

七十三泰誓

案王注爲後得大誓。與馬鄭同。亦卽漢博士二十九篇本也。彼作大誓。故王注云。武王以大道誓衆。正義引彼文云。司馬在前。故王注云。司馬太公也。詩正義引王又云。大

誓近得非其本。經則據馬融書序說也。孔傳僞泰誓三篇。非王肅所得見。

七十四牧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傳曰。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王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我西土。正義

段玉裁曰。唐初經文本作御。衛包因孔傳訓迎。故改爲迓。案段說是也。正義云。王讀御爲禦。卽其明證矣。說文引馬云。御禁也。役爲也。王注本馬爲說。又案正義引王說中有無逆來降之語。王旣訓御爲禁。卽不得以御爲逆。此蓋穎達引申王注。

之意。非王注原語也。

七十五。武成放牛於桃林之野。傳曰。桃林在華山東。家語辯樂解。牛散之桃林之野。王注桃林。西方塞也。

案文出樂記。鄭彼注云。桃林在華山之旁。與孔義近。續漢郡國志華陰縣劉昭注引呂覽高誘注曰。桃林縣西長城是也。今本呂氏春秋誤奪。王以桃林爲西方塞。蓋與彼近。

說桃林所在之地。二家略同。而指尺有異。

七十六。公劉克篤前烈。傳曰。公。爵。劉名。詩公劉。王注。公。號。劉名。詩正義正

案王以公爲號者。不質言爵。蓋謂后稷至于太王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不應三君獨爵爲公。而餘君不爲公。故避爵言號。

七十七。式商容閭。傳曰。商容。賢人。式其閭。巷以禮賢。家語辯樂篇。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王注。商容。商之禮官。其位。舊居也。傳說多以商容爲殷之賢人。或者使箕子求商容乎。行猶索也。

案家語文本樂記。鄭注云。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位也。讀容如徐生善爲容之容。故釋爲禮樂之官。王說正與鄭同。僞書式商容閭。則本之荀卿史公。謂商容爲殷賢人。蓋亦舊義。王肅所稱傳說是也。樂記正義引武成孔傳以駁鄭注云。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王注家語略與鄭同。然則王亦不見古文矣。

七十八。洪範。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傳曰。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隔句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所由。王曰。陰深也。言天陰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叙。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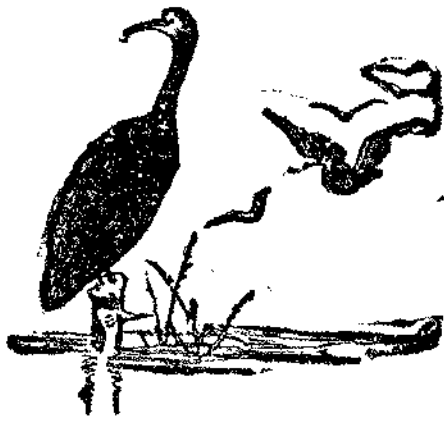
正義曰。王以陰騭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

七十九。農用八政。傳曰。農厚也。王曰。農食之本也。正義

案傳訓農爲厚。本自鄭說。讀農爲醴。馬融王肅張晏等。並讀農如字。以敬用協用等義推之。以鄭義爲長。

八十。明作哲。傳曰。照了。王本作哲。云。智也。正義正

案說文。哲。昭晰明也。慤。敬也。哲。知也。五行志及王本注。以慤爲哲。故訓爲智。孔傳作哲。故云照了。



文心雕龍札記（續）

黃侃

樂府第七

古者詩歌不別。覽虞書。毛詩序。樂記。則可知矣。漢書藝文志亦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宋書樂志云。哥者樂之始。舞又歌之次。詠歌舞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無節。則流淫莫反。故聖人以五聲和其性。以八音節其流。而謂之樂。然則樂以節歌。歌以詠詩。詩雖有不歌者。曰不歌而誦。謂之賦。而歌未有非詩者也。劉向校書。以詩賦與六藝異略。故其歌詩亦不得不與六藝之詩異類。然觀藝文志所載。有樂府所采歌謠。吳楚汝南歌詩已下。至南郡歌詩。有郊廟所用樂章。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此即郊祀歌十九首。又有諸神歌詩。送迎靈頌歌詩二家。有歌詠功烈樂章。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有帝者自撰歌詩。高祖歌詩及游歌詩。蓋武帝作。又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疑亦武帝所作。有材人名倡所作歌詩。詔賜中山靖王子增及孺子妾永未央材等。又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有雜歌詩。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此則凡詩皆以入錄。以其可歌。故曰歌詩。劉彥和謂子政品文。歌與詩別。殆未詳攷也。及後文士撰詩者。衆緣事立體。不盡施於樂府。然後詩之與歌始分區界。其號稱樂府而不能被管絃者。實與緣事立題者無殊。徒以蒙樂府之名。故

亦從之入錄。蓋詩與樂府者。自其本言之。竟無區別。凡詩無不可歌。則統謂之樂府可也。自其末言之。則惟嘗被管絃者。謂之爲樂。其未詔伶人者。遠之。若曹陸依擬古題之樂府。近之。若唐人自撰新題之樂府。皆當歸之於詩。不宜與樂府彀溷也。漢書禮樂志。唯載房中歌。郊祀歌。宋書樂志。稍廣之。自郊廟享宴大射。饒歌相和舞曲。莫不悉載。然亦限於樂府所用而止。隋書經籍志。總集類有古樂府八卷。樂府歌辭鈔一卷。歌錄十卷。古歌錄鈔二卷。晉歌章八卷。吳聲歌辭曲一卷。陳郊廟歌辭三卷。樂府新歌十卷。樂府新歌二卷。而梁亡。書復有樂府歌詩以下十餘部。其所收寬狹。今不可知。要之以但載樂府所用者爲正。其有並載因題擬作。若後之樂府詩集者。蓋期於博觀。而非所以嚴區畫也。郭茂倩曰。凡樂府歌辭。有因聲而作歌者。若魏之三調歌詩。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是也。有因歌而造聲者。若清商吳聲諸曲。始皆徒歌。旣而被之弦管。是也。案此本宋書樂志文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相和饒歌橫吹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是也。案彥和作樂府篇意。主於被管絃之作。然又引及子建士衡之擬作。則事謝絲管者亦駢錄焉。故知詩樂界畫。汗漫難明。適與古初之義相合者已。今略區樂府以爲四種。一樂府所用本曲。若漢相和歌辭。江南東光之和類是也。二依樂府本曲以制辭。而其聲亦被弦管者。若魏武

依苦寒行以製北上。魏文依燕歌行以製秋風。是也。三依樂府題以製辭。而其聲不被管弦者。若子建士衡所作是也。四不依樂府舊題。自創新題以製辭。其聲亦不被弦管者。若杜子美悲陳陶諸篇。白樂天新樂府是也。從詩歌分途之說。則惟前二者得稱樂府。後二者雖名樂府。與雅俗之詩無殊。從詩樂同類之說。則前二者爲有辭有聲之樂府。後二者爲有辭無聲之樂府。如此復與雅俗之詩無殊。要之樂府四類。惟前二者名實相應。其後二類有樂府之名。無被管弦之實。亦視之爲雅俗之詩而已矣。

彥和此篇大指在於止節淫濫。蓋自秦以來。雅音淪喪。漢代常用。皆非雅聲。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繆。彥和閔正聲之難復。傷鄭曲之盛行。故欲歸本於正文。以爲詩文果正。則鄭聲無所附麗。古之雅聲。雖不可復古之雅詠。固可放依。蓋欲去鄭聲。先爲雅曲。至如魏氏三祖所爲。猶且謂非正響。推此以觀。則簡文賦詠。志在桑中。叔寶耽荒。歌高綺艷。隋煬艷篇。辭極淫綺。彌爲營魏之罪人矣。彥和生於齊世。獨能抒此正論。以挽澆風。洵可謂卓爾之才矣。然鄭聲之生。亦本自然。而厭雅憲俗。今古不異。故正論雖陳。聽者藐藐。夫惟道古之君子。乃能去奇響以歸中和。周禮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曰。淫聲。若鄭衛。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惰慢不恭。据

此是淫過凶慢之聲。歷代所有。特以政化清明。故抑而不作耳。及後禮樂崩壞。教化陵遲。則雖君子亦耽俗樂。故魏文侯聞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譏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變雜子女。不知父子。是知樂音之有奇袤。自上世而已然。啓子太康之鏘聲。至後孔甲好音。殷辛爲淫聲。以變正聲。是音之不雅。自古有之矣。雅頌既亡。彌復猖獗。歷代雖或規存古樂。而不足以奪時所慕尚者。至於今日。樂器俗。樂聲亦俗。而獨欲爲雅辭。歸于正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君子詠都人士之詩。所以寄懷於出言有章之君子也。

自漢魏有雜曲。至於隋唐。其作漸繁。唐之燕樂。尤稱爲盛。後遂稱其歌詞者曰詞。宋之燕樂。亦雜用唐聲調。而增廣之。於是宋詞遂爲極多。于樂府外。又別立題署。實則詞亦樂府之流也。凡填詞。依古調爲之者。與前世擬樂府無異。蓋雖依其平仄。仍未能被之管弦。正言其體。特長短句之詩耳。以其製篇擇詞。有殊於雅俗之詩。因而別爲區域。然則七言殊於五言。律詩異乎古體。又何不可判畫之有。故凡有聲之詞。宜歸樂府之條。無聲之詞。宜附近體之列。如此則名實俱當矣。錄古樂府之書。史志以宋書爲最詳最精。其書所錄。自晉宋郊廟燕享之詩。及晉世所用相和曲。舞曲鼓吹饒歌。莫不備載。晉書特依放之耳。南齊書樂志所載樂詞。止于郊廟燕享之辭。其餘不

錄。蓋以歌辭至繁。難可盡錄乎。總集以郭茂倩樂府詩集所錄爲最備。其推考源流。解釋題號。又至該洽。求古樂府者。未有能舍是書者也。今先順釋舍人之文。次錄樂府詩集每類序說于後。古樂府部署變遷。蓋可得其較略矣。

塗山歌於侯人。至西音以興。此本呂氏春秋本音篇案觀此。則後世依古題以製辭。亦昉于古。塗山有侯人之歌。其後曹風亦有侯人之篇。則曹風依放塗山也。有娥有燕燕之歌。其後邶風亦有燕燕之篇。則邶風依放有娥也。孔甲有破斧之歌。其後豳風有破斧之篇。則豳風依放孔甲也。然則製題相同。託意則異。莊子言折楊皇華。入于里耳。尋其本。則折楊者。非卽雅詩之折柳樊圃乎。皇華者。非卽雅詩之皇皇者華乎。漢鼓吹鐃歌有朱鷺。朱鷺鳥也。而何承天私造樂府曰朱路。朱路車也。漢有上邪邪。語辭也。何承天日上邪邪曲也。此則但取聲音。不問義悖。同彼舊題。抒我新意。蓋其法由來久矣。

情感七始。漢書律歷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古文作在治忽。鄭作在治習。釋之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大傳曰。七始。天統也。鄭注曰。七始。謂黃鐘太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房中歌七始華始。正用書義。此則七音之起。起自虞時。而國語說武王克商。於是乎有七律。韋昭曰。

七律爲音。器用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變宮。蕤賓變徵也。是二變爲武王所加。左傳昭廿五年疏云。此二變者。舊樂無之。聲或不合。而以律和其聲。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謂之七音。由此也。武王始加二變。周樂有七音耳。以前未有七。案七始詠爲今文。異文未可信。据國語說。昭明若此。蓋七音實始于武王。周禮曰。文之以五聲。文略故也。

武帝崇禮。始立樂府。此据漢書禮樂志文。樂府詩集則云。孝惠時夏侯寬爲樂府令。始以名官。至武帝乃立樂府云。

朱馬以騷體製歌。案朱馬爲字之誤。漢書禮樂志云。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佞幸傳云。是時上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絃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据此。朱馬乃司馬之誤。

暨後郊廟四句。案後漢書曹褒傳。顯宗卽位。曹充上言。請制禮樂。帝善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据此。後漢之樂。一仍先漢之舊。宋書樂志。漢明帝初。東平憲王制舞歌一章。薦之光武之廟。又章帝自作食舉詩四篇。後漢樂詞之可攷者。僅此。

至於魏之三祖。至韶夏之鄭曲。宋書樂志。載相和歌辭。駕六龍。當氣出俱厥初生。當精列天地間。當度開山

惟漢二十世。當露關東有義士。當蒿里行。對酒歌太平時。當對酒。駕虹蜺。當桑上。皆武帝作。登山而遠望。當

五。棄故鄉。當桑上。皆文帝作。又晉荀勗撰清商三調。舊詞施用者。平調則周西行。短歌對酒行。短歌爲武

帝詞。秋風行。燕歌仰瞻行。短歌別日行。燕歌爲文帝詞。清調則晨上行。秋胡北上行。苦寒願登行。秋胡蒲生行。塘上

爲武帝詞。朝日行。善哉上山行。善哉朝游行。善哉爲文帝詞。我徂行。善哉赫赫行。善哉爲明帝詞。此外武帝有

碣石。大曲步出文帝有西山。大曲折楊柳行。園桃。大曲煌煌明帝有夏門。大曲步出王者布大化。大曲權

諸篇。陳王所作。被于樂府者。亦十餘篇。蓋樂詞以曹氏爲最富矣。彥和云三調正聲者。三調本周

房中曲之遺義。隋書曰。清樂其始卽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末舊曲。樂器形制。並歌章古詞。與魏三

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然則三調之爲正聲。

其來已久。彥和云三祖所作爲鄭曲者。蓋譏其詞之不雅耳。

傳玄曉音三句。案晉書樂志曰。武帝受命。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但改樂章。使

傳玄爲之辭。凡十五篇。又傳玄造四廂樂歌三首。晉鼓吹曲二十二首。舞歌二首。宣武舞歌四首。

宣文舞歌二首。鞞舞五首。

張華新篇二句。案張華作四廂樂歌十六首。晉凱歌二首。黃注但舉舞歌。非也。

然杜夔調律。至後人驗其銅尺。魏志杜夔傳曰。夔以知音爲雅樂郎。後以世亂奔荊州。荊州平。太祖以夔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鐘律。聰思過人。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晉書律歷志云。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主魏尺長于古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也。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鐘。吹律命之皆應。勗銘所云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荀勗造新鐘律。與古器諧韻。時人稱其精密。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聲高則悲。非興國之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今聲不合雅。愚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會咸病卒。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勗尺四分。時人服咸之妙。而莫能厝意焉。史臣案勗於千載之外。推百代之法。度數既宜。聲韻又契。可謂切密。信而有徵也。而時人寡識。据無聞之一尺。忽周漢之兩器。雷同臧否。何其謬哉。世說稱有田父于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

校已所治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云。隋書律曆志云。炎曆將終。而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湮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音律。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乃晉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造律呂。又云。諸代尺度一十五等一周尺。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爲晉前尺。祖冲之所傳銅尺。祖冲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案宋史律曆志曰。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者。惟有古錢而已。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凡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今以此尺爲本。以攷諸代尺云。謹案如隋唐志言。則勗尺合於周尺。而杜夔尺長於勗尺一尺四分七釐。不合甚明。阮咸譏勗。則唐志所謂謬也。荀勗尺不可考。宋王厚之鐘鼎款識有古尺銘云。周尺。漢志。鐱歆銅尺。後漢建武。阮元云。建下一字。戈旁。可辨。蓋武字也。銅尺。晉前尺並同。此則依仿晉前尺而鑄者。得此以求古律呂。信而有徵。彥和所言。蓋亦唐志所云雷同臧否者也。又隋志云。晉時始平掘地。得古銅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

陳思稱李延年闇於增損古辭。案李延年當作左延年。左延年魏時之善鄭聲者。見魏志杜夔

傳。晉書樂志增損古辭者。取古辭以入樂。增損以就句度。也是以古樂府有與原本違異者。有不可句度者。或者以古樂府不可句度。遂嗤笑以爲不美。此大妄也。晉書樂志曰。魏雅樂四曲。騶虞伐檀文王。皆左延年改其聲。晉武泰始五年。張華表曰。案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据此。是古樂府韻逗有定。故采詩入樂府者。不得不增損其文。以求合古矣。

子建士衡並有佳篇。

案子建詩用入樂府者。惟置酒

大曲野田黃雀行

明月

楚調怨詩及鼙舞歌五篇而已。

其餘皆無詔伶人士衡樂府數十篇。悉不被管絃之作也。今案文選所載。自陳思王美女篇以下。至名都篇。陸士衡樂府十七首。謝靈運一首。鮑明遠八首。謝玄暉鼓吹曲樂府所用繆熙伯以下三家挽歌。皆非樂府所道。將以樂音有定。以詩入樂。需有增損。至于當時樂府所歌。又皆體近謳謠。音鄰鄭衛。故昭明屏不入錄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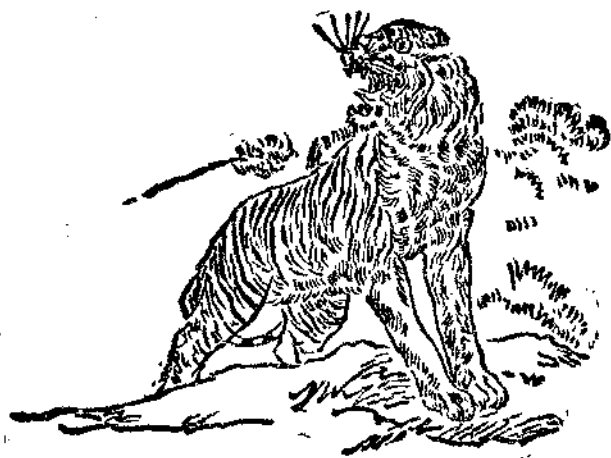
軒岐鼓吹。漢世饒挽。

饒歌卽鼓吹。挽歌卽相和辭之蒿里。戎喪殊事。謂饒歌用之兵戎。挽歌以

給喪事也。

繆襲所致。案繆襲作魏鼓吹曲十二首。又挽歌一首。

子政品文二句。此据蒧文志爲言。然七略既以詩賦與六蒧分略。故以歌詩與詩異類。如今二略不分。則歌詩之附詩。當如戰國策太史公書之附入春秋家矣。此乃爲部類所拘。非子政果欲別歌于詩也。



佛學叢論

唐大圓

學佛決疑

不學無術。胡能救世。救世本。祇厥在唯識。然一般學子。聞予談唯識。雖仰其高妙。猶疑此佛法。未免消極。迷信。或真能融俗。亦不過儒道等比。守舊已足。何必索隱行怪。如是諸惑。均當解除。今試以利他義。解消極。二諦義。破迷信。三性義。辨三教。而皆不離識。諸有智者。應深尋思。初以利他義。解消極者。

佛法原分大小二乘。小乘雖重自利。稍似中國陳仲管寧等隱士。然其清淨離欲。諸高行。亦使古今人。頑廉懦立。聞者莫不興起。形雖自利。而實則密利。現在未來一切衆生。況其知苦斷集。慕滅修道等。較中國隱士之徒。任自然者。已高出多多矣。若夫大乘。則於自利具足以後。更進以利他。或卽攝他爲自。專修利他妙行。以當自利。其志願之廣。力量之大。不惟孔之汎愛。墨之兼愛。耶蘇之博愛等。不能望其項背。卽今日歐美哲學家所倡種種社會主義。互助主義。亦遠不及大乘利他。千萬億分之一。豈得妄議爲消極乎。是故今日提倡大乘佛法。須認清不是英雄末路。借以消

遣亦非謀爲不遂。藉舒牢騷而已。乃是直接提出。自利利他之妙義。以之修身。以之齊家。以之治國。平天下。簡單言之。是卽以此爲救國救世之聖藥。

然亦有消極之義。云何消極耶。爲消除世間一切煩惱。妄業。使各各積極進行。於菩提大道。則人心可正。國家將治。世界庶因以和平。若今人所云積極進行者。依生存競爭之邪說。造無邊生死之惡業。譬之滿身糞垢。徒於表面加以錦繡衣裳。以爲積極。孰知愈積則愈臭。腐不堪。若依佛法持戒。則譬如先洗滌。滿身糞垢。可云消極。次乃進修一切大乘善法。則復爲積極矣。次以二諦破迷信者。

佛法將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約分爲眞俗二諦。吾輩平常營世業。如齊家治國等事。皆名俗諦。俗諦本如夢幻泡影。了無實事。而俗人事事信爲實。有堅固執著。牢不可破。是爲迷信。若佛法不惟對於眞諦不迷。卽對於世間一切俗諦之法。無不洞明透徹。事事辨其假實。是其所信謂之正信。迷信者。執俗諦而迷眞諦。正信者。明眞俗二諦而一無所執。是故若明二諦者。則能轉世間如科學等皆可利用。以富國利民。一切俗法。得其利用。能令煩惱業障盡化。菩提所謂化腐朽爲神奇。是也。若不明二諦者。則執黃金變爲糞土。執甘露等變爲毒藥。如執科學等利人之法。盡變爲

殺人之器。今世研究科學哲學等者。自謂對於世間一切諸法。分析入微。從而一執爲孰。孰非孰實。孰假。孰知彼所執者。乃俗諦之一邊。不知俗諦之外。尚有眞諦。亦不知俗諦卽藏在眞諦中。無待外求。如此重重迷網。顛倒衝突。如坐在五里霧中。大叫天光。反疑彼在日光天中者。爲迷。豈不可悲。可愍耶。復次以三性義辨三教者。

中國自唐宋以後。喜談儒釋道三教。實則從古至今。未見一人能以最精約之義。抉擇三教同異之旨者。今試一談。凡一切萬事萬物。在佛法上可約分有爲法與無爲法。儒家孔子在二千年前。亦曾說無爲法。如論語云。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此一節。徧察古今註家。絕少勝解。今試問。舜躬耕歷山。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及玄德升聞。堯試以九男二女。復委以政事。三載考績。如二典所載等幾乎。無事不爲。乃孔子獨稱爲無爲者。何耶。豈彼名雖有爲。而實無爲耶。抑孔子所云無爲。卽世人見爲有爲耶。或者舜實有爲。而孔子過譽爲無爲耶。如此種種玄妙難究。大須用心。亦不必說破。然總之。應知一切法中。皆含有有爲。無爲二種。不卽不離是已。

儒教者何耶。謂執世間一切法。皆是有爲造作。故主張仁義禮樂等。無一不重人爲之力。道教者何耶。謂執世間一切法。皆是無爲自然。不假造作。故主張放任無事等。如老莊等所談。釋教者何

耶。則否。是無爲。亦不是有爲。今明此義。當先談三自性。

一依他起自性。如依有爲法之他。可以起無爲法之自。或依無爲法之他。可以起有爲法之自。總之。此性無自。皆是依他而起者。二徧計所執自性。如有人周徧計度。此法有爲。耶。此法無爲。耶。此法非有。爲。非無。爲。耶。此法爲。亦有。爲。亦無。爲。耶。從而妄起執著。決定爲有。爲。決定爲無。爲。者是三圓成實自性。謂依他起性。常是假現。本無滿成就。徧計執性。純是無中執。有了無實。有則決不圓滿。成就有不待言。惟於依他起性上。不起徧計所執。則能實證一切法。毫無缺漏。不實等弊。斯卽名爲圓成實性。

今世間由名言安立一切真俗諸法。皆可名依他起性。儒家於依他起法上。執爲一切。皆是有爲。造作。道家於依他起法上。執爲一切。皆是無爲。自然。如此二執。皆名徧計所執性。故儒道二家。在三性中。應皆屬徧計所執。若夫佛法。則不然。對於儒之有爲法。既認爲有。對於道之無爲法。亦認爲有。但以有爲無爲諸法。皆從依他如幻而有。若實有爲。如龜毛兔角。了不可得。若實無爲。如虛空等。亦了不可得。毫無執著。則一切妄分別自息。彼此人法等見。亦絕。是名圓成實性。

如是以三性判三教。則儒道二教。皆是從而執爲徧計執性。則非儒道之起執。雖非若能去其所

執則仍然是圓滿成就真實不虛之佛性是故唯識家談三性所重在依他起性若於依他起執則雖三藏十二部所談一切佛法皆成生死根本之俗法禪宗之掃除破遣者亦在此或於依他去執則豈惟儒道等教世間一切齊家治國百家雜說乃至一草一木無一不是佛法以是談三性則亦圓融無礙矣

成佛要訣

學佛宗旨在了生死成無上菩提。

但生死之根本在何處如何能了則應知生死亦是唯識所變。

衆生之阿賴耶識中本有淨染二分淨分含藏無漏種子亦名佛性乃成佛之正因染分含藏有漏種子亦名業障乃衆生流轉生死之根。

阿賴耶



——無漏種子之佛性
——有漏種子之業障

依上圖觀之則所云了生死以成佛者不過滅除阿賴耶中之業障顯現阿賴耶中之佛性而已。又佛經中或說阿賴耶名如來藏意謂衆生本體是如來不過被屢劫業障所藏成爲衆生今欲修行成佛但消除業障顯現如來可矣茲取佛經一偈說之偈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

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此偈言百千劫所作之業。卽皆含藏於阿賴耶中。成爲有漏種子。若此種子。不消滅時。是名不忘。雖經過百千劫。亦可再起。現行令受自己果報。

阿賴耶中含藏之種子。名因其後遇有能發生業種子之境界。則名曰緣。如倉中所藏穀種。稗種。是因復遇水土等緣。發生禾稗等果。

然穀種必定生是禾稗種。必定生自稗。是名果報還自受。亦如阿賴耶中之善種起現行。必受善報。惡種現行。必受惡報。所謂因果分明不爽毫髮。惟依唯識之理。始能證明確鑿。

倉中所藏穀稗等種。但不被他緣壞其種性。雖經過長久時間。忽遇水土等緣。皆能發生禾稗。今譬阿賴耶是一田。田中皆藏有穀稗等種。其穀種比佛性。稗種比業障。若欲修行成佛。勢必滅除識田中之稗種。使彼穀種之發生。芄芄茂盛而已。

已知識中業種爲生死本。欲了生死。必懺悔宿業。滅其種子。是故了生死之最勝方便。莫如懺悔。今復以一偈說明懺悔之方便。

偈曰。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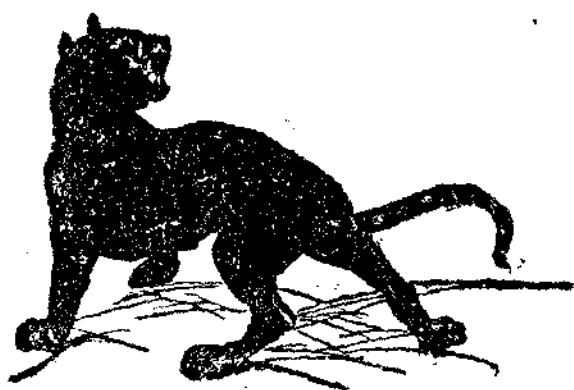
吾人從無始以來。輪回生死在此生死長途之中。所有種種或冤或親。若聞吾人修行皆來牽纏。

所以學佛者。往往半途遇魔。卽是多劫冤親來擾。亦卽業種子之起現行。若滅除彼業種子。則魔障自無滅除之法。唯有懺悔。懺悔須以方便。能拔除屢劫冤親。同出苦海。不唯彼不來擾。亦且感恩。皆作助道之緣。以此懺悔是大事業。非求得最上懺悔之法。安能作到此。偈說懺悔法在一念字。

前偈說滅業種在一忘字。亡從亡心。非是滅亡心體。但是亡卻心中業障之相。是名亡心。若真欲亡心。相必用功於念。忘是忘卻舊心。念是顯出今心。此等懺法。卽所謂罪從心起。將心懺。是則名爲真懺悔也。

此念云何爲念。實相實相無相。初學人不易了解。今作方便。唯有念佛。世間一切諸法皆是虛相。真實之相莫過於佛。故凡能念佛者。卽可云念實相也。

佛是一切智人。常念阿彌陀佛。卽是學一切智人。業障是虛妄相。如草頭霜。露智慧是真實相。如晴空。旭日日出。則露霜消融。慧生則衆罪消滅。懺悔罪障之法。莫妙於此。成佛了生死之法。亦莫速於此。



汪容甫先生文箋一

古直

黃鶴樓銘并序自注代畢尙書作

江出峽。東至於巴丘。沅湘二水入焉。又東至於夏口。漢水入焉。於是西自岷山。西南至牂牁。南自桂嶺。西北至嶓冢。五水所經。半天下。皆匯於是。以注於海。而江夏黃鵠山。當其衝。故地形稱險焉。箋曰。水經云。湘水至巴丘山。入于江。案由洞庭湖入江。巨水有沅湘澧資四水。特舉沅湘者。以其源流尤長也。齊召南水道提綱曰。其最巨能合百川。南曰湘。西南曰沅。案五水者。嘉陵江。黔江。沅水。湘水。漢水也。入江。巨川不止五水。然舉五水而衆水可該矣。水道提綱曰。涪水。嘉陵江。渠江。三巨川。自岷源以東。秦隴以南。漢水以西。諸流畢匯。三巨川中。嘉陵尤巨。嘉陵江出鳳縣嘉陵谷。至合州。渠江涪江來會。曰三江口。自源至此。徑一千七百餘里。黔江源出威甯州。源流二千三百餘里。沅水出貴州金鳳山。源流二千三百餘里。湘水出桂林海陽山。源流二千餘里。漢水出甯羌州嶓冢山。源流三千里。

縣因山爲城。山之西有磯起于江中。石立如植。激水逆行。恒數里。於形爲尤險。其上爲樓。咸取於

山以爲名。始自孫吳。酈氏著之。齊梁二書。並載其蹟。於後樓之興廢。史莫能紀。

箋曰。定十一年左傳。而立如植。杜注。如立木不動。以示整。吳志。黃武三年。城江夏山。水經注。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而南矣。船官浦東。卽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讀史方輿紀要。引江夏縣志。黃鵠山蛇行而西。吸於江。其首隆然。黃鵠樓枕焉。其下卽黃鵠磯也。南齊書州郡志。夏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鵠過此上也。梁書略同。乾隆元年。大學士史文靖總督湖廣。乃更其制。自山以上。直立十有八丈。其形正方。四望如一。高壯閎麗。稱其山川。歷年六十。堅密如新。

箋曰。史文靖。名貽直。字儼。弦。溧陽人。柳子厚始得西山宴游記。外與天際。四望如一。案容甫於乾隆五十四年游武昌。入畢沅幕。史更樓制。至此。只歷五十年耳。六宜爲五。其下則水師蒙衝在焉。歲以十月都試。吳戈犀甲。蔽川耀日。

箋曰。吳志周瑜傳。取蒙衝門艦數十艘。裹以帷幕。通典。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魏志武帝傳裴注。魏書曰。古四時講武。皆以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試。楚辭九歌。操吳戈兮被犀甲。

江以西。商旅百貨之所湊。道路晝夜行不休。著籍戶八百萬。公私舟楫。列檣成林。南北二郊。原隰沃衍。禾黍彌望。無高山深林之蔽。桴鼓一鳴。上下百里。若示諸掌。姦宄無所匿其迹。

箋曰。國語周語。猶其原隰之有沃衍也。韋注。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漑曰沃。漢書張敞傳。枹鼓稀鳴。枹桴同。禮記中庸。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惟江夏自宋立郢州以來。代爲重鎮。國家疆理天下。慎固封守。嘗以尙書侍郎鎮撫其地。及司道之所治。百城冠蓋。四至趨風。驛路劇驂。輜軒之使。不日則月。西南際海。屬國以百數。終王受吏。累譯來庭。往返上都。皆道於此。守土之吏。率會於茲樓。以酒食之禮。親其僚友。不降階序。而民風穡事。胥可知也。

箋曰。書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左傳。卻至免胄而趨風。爾雅釋宮。七達謂之劇驂。郭注。三道交。復有一歧出者。揚雄答劉歆書。嘗聞先代輜軒之使。說文。輜。輕車也。周語。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韋注。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論曰。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凌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顏延之曲水詩序。卉服之酋。回面受吏。詩大雅。徐方來庭。毛傳。庭。王庭也。文選西都賦。隆上都而觀萬國。漢書諸侯王年表序。不降階序。

而運天下。禮記王制。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書。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泊夫王臣咨諏。每懷靡及。舌人體委。懷柔遠人。治官莅民。禮賓詰戎。邦之大事。於是乎咸在外。以設險。內以經國。其勢然也。

箋曰。詩小雅。周爰咨諏。每懷靡及。毛傳。每。雖。懷。和。王肅申毛云。雖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馳驅而咨諏之。襄四年左傳。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周語。且唯戎狄則有體薦。夫戎狄冒沒輕儇。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案體委。謂以全體之牲委之也。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魏文帝典論。文章。經國之大業。

其有逐臣羈客。登高作賦。感物造端。可興可怨。丹丘羽人。雲水棲游。徜徉乎其地。均足以發舒文彩。增成故實。

漢書藝文志。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師古曰。因物動志。則造辭賦之端緒。論語。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集解。孔曰。興。引譬連類。怨。刺上政。楚詞。遠游。仍羽人于丹丘。王逸注。丹丘。晝夜常明也。洪興祖補注。羽人。飛仙也。

沉始釋褐。文靖以元老在朝。後先序同歲。爲衣冠盛事。蒙恩敷歷。茲繼其武。

魏志管寧傳。優賢揚歷。裴松之注。今文尙書。優賢揚歷。謂揚其歷試。左思魏都賦。優賢著于敷歷。張載注。尙書優賢敷歷。歷試也。案優賢揚。今盤庚作心腹腎腸。簡朝亮尙書集注述疏曰。書疏言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優賢揚。蓋文之譌也。禮記曰。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

旣欣踐於勝地。且感遺構。乃爲銘曰。海有神山。河惟底柱。巨靈爰關。列仙攸處。

箋曰。史記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共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書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水經注。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焉。故曰砥柱也。文選西京賦。綴以二華。巨靈鼉肩。薛綜注。引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之神以手擘開其上。足蹋離其下。中分爲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迹。于今尙在。案水經注作左丘明國語云。朱謀瑋辨其非是也。班固西都賦。實列仙之攸館。

樂哉斯丘。層城之顛。上標崇觀。下俯大川。

箋曰。禮記檀弓。文子曰。樂哉斯丘。斯則我欲葬焉。楚詞天問。層城九重。其高幾里。王注淮南子。崑崙虛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

柱天不傾。障江欲迴。山增比岳。水激成雷。

箋曰。列子湯問篇。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

都會是程。蠻荆斯控。光映鳥帑。勢吞雲夢。

箋曰。詩匪先民是程。毛傳。程法。又曰。蠡爾蠻荆。控于大邦。左傳。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杜注。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案鶉火爲周之分。鶉尾爲楚之分。鳥帑卽鶉尾也。周禮夏官。正南曰荊州。其藪澤曰雲夢。司馬相如子虛賦。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芥。

四野底平。八窗洞屬。登若馮虛。望惟極目。

箋曰。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四旁兩夾窗。鄭注。每室四戶八窗。禮記祭義。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案八窗洞屬。言洞達而連屬也。文雖出彼而義則殊。文選西京賦。有馮虛公子者。文選登樓賦。平原遠而極目兮。

朱衣行水。毛人墮城。夢有先兆。神或不經。

箋曰。南史鮑泉傳。侯景殺泉于江夏。沈其屍於黃鶴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沈于江。如其夢。南史梁本紀上。己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鶴磯。蓋城之精也。

大別西踞。樊口東趨。神禹明德。黃武霸圖。

箋曰。左傳。劉襄公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吳志。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辛毗。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遂改元。臨江拒守。案。權絕魏。改元。黃武。實爲稱號之基。故曰。黃武霸圖也。

川逝無停。人往不作。我紀茲游。思同民樂。

箋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禮記檀弓。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孟子。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訂孔篇注(續)

繆篆

東極之聖。退藏于密。外虞機以制辭言。從其品物。因變流形。浮屠老聃仲尼莊周以之。

△易繫辭上。退藏于密。

王弼注言其道深微萬物日用而不能知其原故曰退藏于密猶藏諸用也

△禮少儀。隱情以虞。鄭玄注。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己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莊子

庚桑楚篇。藏不虞。以生心。郭象注。虞者意度之謂。○莊子盜跖篇。若是若非。執而圓機。成玄英疏而爾

也。圓機猶環中也。執于環中之道。以應是非。

△易乾卦象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太炎文別錄。建立宗教論云。世間道德。率自宗教引生。於此有學者出。存其德音。去其神話。而

以高尚之理想。經緯之以成學說。若中國之老孔。希臘之瑣格拉底。柏拉圖輩。皆以哲學而爲

宗教之代起者。瑣氏柏氏之學。緣生基督。老子孔子之學。遷爲漢儒。篆按謂說易者與陰陽家相難糅也則哲學

復成宗教。

△易明夷彖曰。文王以之。箕子以之。

虞機雖審。權議雖變。豈直無本要哉。道在一貫。持其樞者。忠恕也。躬行莫先。而方逯以爲學。則守文者所不省已。

△韓非解老。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

△論語里仁篇。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戴望注。貫讀如一。貫三爲王之貫。貫中也。通也。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曾子曰。唯。子出門

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莊子齊物論。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說文。逯。遷徙也。俗借移、移、禾相倚移也。

△公羊何休序。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晉郗超奉法要篇云。若乃守文而不通其變。徇教而不達教情。以之處心循理。不亦外乎。○梁僧祐弘明集序云。至於守文曲儒。則距爲異教。巧言左道。則引爲同法。○釋僧順釋三破論云。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

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

△段玉裁說文注云。忠。敬也。盡心曰忠。

△賈誼新書道術篇。以己量人。謂之恕。

故夫聞一以知十。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

△論語公冶篇。回也聞一以知十。

△論語述而篇。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夫彼是之辨。正處正色正味之位。其侯度誠未可壹也。守恕者善比類。誠令比類可以徧知者。是絜槩可以審方圓。物情之紛。非若方圓可以量度也。故用槩者困。而務比類者疑。

△莊子齊物論第一章。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莊子齊物論第四章。王倪曰。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胸從班懼。猿猴然乎

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鵂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獼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黿與魚游。此句依莊子解故。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詩抑之篇。謹爾侯度。鄭箋。慎女爲君之法度。

△襄公二十二年左傳。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杜注。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

△說文。巨。規。巨。也。

王筠王。經典作矩。周脾經曰。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此矩之形也。自治要于不踰矩。治人要于絜矩。此矩之用也。

或從木。矢作桀。○范

彥殊先生絜矩解云。絜有淨定明三義。平行四邊線形謂之矩。大學言平治以平方爲喻。荀子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則矩者所以正方之器。乃廣長之方。非正方。又考工記注。矩法也。淮南本經注。矩。度也。漢書律歷志。矩所以爲方。叙傳疆土踰矩注。矩制也。諸書或解爲器。或爲法。皆無一定。要之矩者。具象爲平方。形抽象爲平天下之法而已。絜訓爲淨。平之也。又訓爲定。建之也。又爲明。表示之也。言建平等之儀以明示天下也。○又云。絜矩爲推測者。以論理學之三面斷定兩前提一決論解之。第一提當曰甲如乙。第二提曰丙如甲。第三決論則曰丙亦如乙。易一式演之。第一提曰甲不爲丙。第二提曰乙不爲甲。第三決論則曰乙亦不爲丙。孔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我亦不欲加諸人。其理同此。加一前提。卽合論理式。一曰。我不欲人之加我。二人亦如我。三故我亦不欲加人。忠恕之理一貫之學。皆由此推演而得之決論也。故曰絜矩是推測之理。

周以察物。舉其徵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

△史記扁鵲傳。扁鵲過齊。見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

故疏通知遠者恕。文理密察者忠。

△孔子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顓頊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禮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

△中庸。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身觀焉。忠也。方不障。恕也。

△墨經曰。知。聞說親。經說曰。知。傳受之聞也。方。不障。即障字說也。身觀焉。親也。廣說見國故論衡原

名篇。

上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易繫辭言天下之至神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穎達正義曰。既無思。無爲。故寂然

通天下之故也。故謂事故。○易繫辭言天下之至精云。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孔穎達正義曰。言易之告

幽遠深遠之處。悉皆告之也。物。事也。然易以萬事告人。人因此遂知將來之事也。

中之方。人用法。察邇言也。

△論語憲問篇。子貢方人。孔曰。比方人也。

△篆按用法。卽老子所謂稽式。老子第六十五章云。常知稽式。是謂玄德。

△中庸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下者至于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合契比律。審曲面執。莫不依是。

△枚乘七發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趙岐孟子注曰。命名也。比物屬事。離辭連類。禮記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

也。韓子曰。多言繁稱。連類比物也。

△周禮考工記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鄭司農衆注審曲面執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金木水火土

○小學答問云問曰說文執。撞也。今字作藝。周官言六藝何所依準而得是

名答曰藝之名起于曲藝考工記曰審曲面執鄭司農以爲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執之宜蓋

未諦執讀爲臬言藝極者卽是臬極考工記亦以櫟爲臬匠人置櫟以縣鄭君謂櫟古文臬段

韜字于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其用縣者亦必于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植亦臬

也面讀如笙賦審洪纖面短長之面向也審曲者審巨面臬者視縣此百工所必用審曲面臬

之術亦卽謂之曲臬亦作曲藝文王世子云曲藝皆誓之莊子言一曲之士一曲者一技也地

官言六藝六藝者六術也其字正當作臬由臬引申而得斯誼

以知忠恕于學猶鳥有兩翮而車之左右輪學不兼是善沛將蔽之日中而主爝水沫爲譌也而

況于躬行乎。

△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一云。支德上文云七支二德互闕。如車。隻輪。如鳥。一翼。決定不能翔空致遠。○元曉大乘起信論疏說止觀云。止觀二行。既必相成。如鳥兩翼。似車二輪。二輪不具。卽無運載之能。一翼若闕。何有翔空之勢。○嚴復天演論自序云。仲尼之於六藝也。易春秋最嚴。司馬遷曰。易本隱而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爲本隱之顯者。觀象繫辭以定吉凶而已。推見至隱者。誅意褒貶而已。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於情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內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據公理以斷衆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善易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其言若詔之矣。二者卽物窮理之最要涂術也。

△周易豐卦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王弼注。蔀。覆曖。鄣光明之物也。所豐所蔀。幽而无睹者也。故曰豐其蔀。日中見斗也。日中者。明之盛也。斗疏云。斗。星也。見者。闇之極也。陸德明音義。蔀。鄭薛作蔀。沛。幡幔。所以禦盛光也。沫。微昧之明也。所豐在沛。日中則見沫之謂也。義音云。小。席。斗。孟作主。

沛、本成作施，謂幡幔也，沫字林作昧，云斗杓後星。

△揚子方言十云。謫過也。郭璞解謂罪過也，音蹟亦音，罪罰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之謫。

荀卿蓋云。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此謂用忠者矣。

△荀子解蔽篇。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故有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

論說則無不得其宜。

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

△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此謂用恕者矣。

△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楊

疏通參驗稽考度制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在裏當為理。材或為裁也。

夫墨子者。辯以經說。主以天志。行以兼愛。尚同。天志尚同之末。以衆暴寡。墨子兼愛天志諸篇。

亦論以衆暴寡之非。然既云天志尚同。設有異天志而殊羣衆者。不為衆之所暴。得乎物類洮汰。執自然也。惟盡恕遠忠也。

△孫詒讓墨子問詁云。經說者。畢沅云。此翟自著。故號曰經。孫云。案以下四篇。經上下。經說上下。皆名家

言。又有算術及光學重學之說。精眇簡奧。未易宣究。其堅白異同之辯。則與公孫龍書及莊子天

下篇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

△孫詒讓墨子間詁云。天志者。春秋餘露楚莊王篇云。事君者儀志。事父者承意。事天亦然。此天志之義也。畢沅云。玉篇云。志意也。

△孫詒讓墨子間詁云。兼愛者。邢昺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

△孫詒讓墨子間詁云。尙同者。尙與上通。漢書藝文志作上同。注如淳云。言皆同可以治也。趙岐孟子章指云。墨子元同質而違中。

△新方言二云。通俗文。泚米謂之泚汰。一切經音義引淮南要略訓。所以泚汰滌蕩至意。高誘曰。泚汰。瀦

也。凡泚米者。所以簡擇之。故凡簡擇皆云泚汰。今人謂簡擇曰挑。本是泚字。惟泚米作本字耳。簡擇之挑。一云導字。顏氏家訓云。導。擇也。引光武詔。豫養導擇爲說。百官公卿表有導官。師古曰。主擇米。導轉爲挑。幽宵合音最近也。○篆按段玉裁說文注水

部云。濯。灑也。有假泚爲濯者。如鄭注顧命之泚爲灑衣成事。是也。周禮故書以濯爲泚。爾雅以濯爲泚。皆古文假借。○廣雅。汰。洗也。

荀卿雖解蔽。觀其約束。舉無以異于墨氏。荀子雖非墨氏。惟其文質異流耳。墨子尙同篇。極論一天子所是必是之。天子所非必非之。荀卿論治。正與相符。

△楊倞注解蔽篇云。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墨子尙同上云。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中篇云。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

體忠恕者。獨有莊周齊物之篇。恢悅懣怪。道通爲一。三子之樂蓬艾。雖唐堯不得更焉。茲蓋老聃之所流傳。儒道所以不相舛。悟夫何曖昧矣哉。篆按此六字。跟上文言。

△莊子齊物論第一章。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善。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悅懣怪。道通爲一。

△莊子齊物論第三章。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司馬云。三國名也。崔云。宗一。脰二。胥敖三也。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

△廣雅。舛。偁也。玉篇。淮南子分流僂。馳。僂。相背也。與舛同。

△段玉裁說文注。午部云。悟。革也。革。不順也。攷儀禮之梧。受爾雅釋名之梧丘。太史公書之魁梧。枝梧。漢書之抵梧。皆是悟之譌字。篆案王筠說文句讀手部末云。今人作抵梧。又譌從牛。○午。

悟也。父部。文讀若衛。峯。悟也。○國故論衡轉注假借說。午。悟也。悟。市也。古音同在魚類。

△漢書藝文志敘方技云。今其技術。晦昧。師古曰。晦與暗同。○元帝紀。三光晦昧。○說文。晦。不明也。○汪

中經義知新記云。韓非備內篇。鳩毒。抗昧之所以用。抗昧。即曖昧。曖昧。即暗昧。

三朝記小辨亦言忠恕。三朝記。哀公欲學小辨。孔子對以力忠信。云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

忠恕爲學。則無所不辨也。周以察物。疑其碎矣。物雖小別。非無會通。內思畢心者。由異而觀其同也。其餘華澤也。

△孔子三朝記小辯篇。見大戴禮記第七十四。○廣雅釋詁。辯。慧也。王念孫疏證云。辯者。大戴禮

小辯篇。寡人欲學小辨。以觀于政。盧辯注云。小辨。謂小辨給也。晉語云。巧文辯。惠則賢。辯。辨。慧

惠並通。

△大戴禮小辯篇。孔子曰。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

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

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內思畢。戴校作必。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參意。曰

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辯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

曰終。

△章太炎先生薊漢微言云。仲尼以一貫爲道。爲學貫之者。何祇忠恕耳。言絜矩之道。言推己及人者。于恕則已盡矣。人食五穀。麋鹿食薦。卽且甘帶。鴟鴞嗜鼠。所好未必同也。雖同在人倫。所好高下。亦有種種殊異。徒知絜矩。謂以人之所好與之。不知道適以所惡與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人得職。邪。盡忠恕者是唯莊生能之。所云齊物。卽忠恕兩舉者也。二程不悟。乃云佛法厭棄己身。而以頭目腦髓與人。是以己所不欲。施人也。誠如是者。魯養爰居。必以太牢九韶邪。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財及無畏。施人。忠之事也。

問爲道則貫以忠恕是已。彼爲學者。何與忠恕事邪。答曰。舉一隅以三隅反。此之謂恕。荀子非相云。『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顧凡事不可盡以理推。專用恕術。不知親證。於事理多失矣。救此失者。其唯忠。忠者。周至之謂。檢驗觀察。必微以密。記其殊相。以得環中。斯爲忠矣。今世學者。亦有演繹歸納二涂。前者據理以量事。後者諉事以成理。其術至今用之。而不悟孔子所言。何哉。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十無盡藏品第二十二云。云何爲菩薩內施。時或有人來白。

王言。大王當知。我今衰老。身嬰重疾。癯獨羸頓。死將不久。若得王身。手足血肉。頭目骨髓。我之生命。必冀存活。唯願大王。莫更籌量。有所顧惜。但見慈念。以施於我。云云。○又云。或乞手足。血肉心肺。頭目髓腦。云云。○又十廻向品第二十五之三云。或見來乞。連膚頂髮。歡喜施與。亦無所吝。眼耳鼻舌。及以牙齒。頭頂手足。血肉骨髓。心腎肝肺。大腸小腸。厚皮薄皮。手足諸指。連肉爪甲。以歡喜心。盡皆施與。○又三十五之五云。菩薩摩訶薩。布施乞者。連膚頂髮。如寶鬘王菩薩。勝妙身菩薩等。乃至廣說。象按本品都指出施某身分之某某菩薩名

△世親十地經論初歡喜地第一至三。說捨云。捨有二種。(一)外(二)內。內者自身所攝。捨依利益喜者有八。第(八)者。稱意利益喜。謂如經云。或以頭目耳鼻支節手足一切身分等捨。

△大般涅槃經壽命品第一之二云。我於往昔種種苦行。今得如是無上方便。爲汝等故。無量劫中。捨身手足頭目髓腦。是故汝等。不應放逸。○又十四卷云。世有大士。見生死中諸過咎。故設見珍寶滿此大地諸山大海。不生貪著。如視洩唾。如是大士。棄捨財寶。所愛妻子。頭目髓腦。手足支節。所居舍宅。象馬車乘。奴婢僮僕。亦不願求生於天上。唯求欲令一切衆生得。

受快樂。

△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云。佛說吾於過去無量劫中。勤行布施。心無吝惜。象馬七珍。國城妻子。奴婢僕從。頭目髓腦。身肉手足。不惜軀命。

△瑜伽師地論三十九卷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施品云。云何菩薩一切施。謂一切者。略有二種。(一)內所施物。(二)外所施物。若諸菩薩。但捨己身。是名唯施內所施物。

又諸菩薩。略由二相。以自內身施來求者。(一)總求身者。以身施彼。隨所欲爲。繫屬於彼。隨順於彼。譬如有人。爲衣食故。強自爲他而作僕使。如是菩薩。無愛染心。但爲速證最勝菩提。但爲衆生利益安樂。但爲布施波羅密多速圓滿故。以身施彼。隨所欲爲。繫屬於彼。隨順於彼。(二)別求手足頭目支節血肉筋骨乃至髓者。隨其所欲。一切施與。

又諸菩薩。於內所施物。或有施與。或不施與。

謂諸菩薩。若有來求。共爲伴侶。欲作非理逼迫。損害誑惑於他。便不以身而施於彼。隨所欲爲。繫屬於彼。隨順於彼。由諸菩薩。寧於百反千反。或百千反。捨自身命。施諸衆生。終不隨他教命。稱悅彼情。於諸衆生。非禮逼迫。損害誑惑。

若諸菩薩於所行施意樂清淨。見有無量利衆生事。正現在前。設有來求自身支節。不應施與。何以故。非彼菩薩於所行施意樂不淨。心生退弱。作是念言。此應可施。此不可施。此應施。與此不應與。故彼菩薩爲令意樂得清淨故。須捨現前利衆生事而施身分。由彼意樂已清淨故。不應棄捨正現在前利衆生事而施身分。

又諸菩薩。若魔衆天懷惱亂心。現前來乞身分支節。不應分碎支節施與。何以故。由彼當獲上品過罪及損害故。如魔衆天如是。於彼所使衆生當知亦爾。

或有衆生癡狂心亂。來求菩薩身分支節。亦不應碎支節施與。何以故。由彼不住是性心故。不爲義利而求乞故。其心狂亂不自在故。空有種種浮妄言說。是故不應施彼身分。除上所說。與上相違。來求菩薩身分支節者。隨其所欲。應施彼身。隨所欲爲。繫屬於彼。隨順於彼。或分支節而施與之。當知是名菩薩於內所可施物。或應施與。或不應與。

△咀叉始羅於印度古國。

今旁遮普北境濱印度河之地。

梵語爲竺剎尸羅。法顯云。漢言截頭。佛爲菩薩時。以

頭施人。故因名國。法顯釋其義爲截頭者。西域記云。咀叉始羅城北有無憂王建塔。相傳如來昔修菩薩行時。嘗爲大國王戰達羅鉢刺婆。志求菩薩捨頭惠施之處。



文

苑

麓

不才



文錄三首

安徽無爲州知州蔣君墓誌銘

鄧嘉緝

君諱師轍。字紹由。先世居溧陽。至高祖嘉樹。始遷上元。考諱永齡。山東霑化縣知縣。有循績。霑化君居官廉。身後猶負官逋。君營養償責。南北奔馳。偃蹇不遇。而聲譽益廣。由同治癸酉選貢。舉光緒辛卯順天鄉試副榜。至戊戌始援例爲安徽知州。年逾五十矣。大吏夙諗君名。咸禮下之。二十五年。檄權壽州。又明年移鳳陽。二十八年。調桐城。二十九年。眞授無爲州知州。在官未滿五年。四易其任。所至一切務除弊。於壽州。值拳匪鬩畿輔。聯軍犯順。大吏檄辦民團以防亂。辦團必斂民財。而團丁多游手。遣散則無所歸。君以民情安堵。持不行。民免於擾。亦無後患。於鳳陽。裁驛舍圍牆馬棚之費。儲款以備修葺。建棚以庠馬。自出私財。永禁灑派。和議賠款。各省攤派民捐。君擇市廛殷實者。量力輸助。而傾囊以足之。民得不困。於桐城。革車頭之弊。贛餉道。桐以手車挽送。歲七十餘次。立車頭任其役。車頭責諸民。浮濫無藝。君斥去車頭不

用。使村保輪應。餉至。懸牌遞送。竟歲。苛派悉絕。省費十七八。於無爲。民樸愿號易治。官吏蹈藉而魚肉之。君至。悉窒蠹孔。日勤聽斷。重門洞開。訟入卽決。事無壅蔽。民樂歸訴。丞佐之庭闐如。斂手不得勒索。訟有拘集。差役賂闇者。入己名。而取盈於良懦。謂之買票。君視勤惰。注牒。延宕詐索。技無所施。隸皆咋舌自失。丁漕吏胥主之。易其人。則競進陋規。謂之簽點。賄入而賣災民欠。不可究詰。徒蝕正供。下戶益滋浮費。君嚴杜苞苴。吏噤罔敢飾災欠。是歲奏銷如額。君斷獄罕留滯。民免羈候。每赴鄉。禁供張需索。遇命案。親率作作按驗。鄰右證明。卽遣去。他無株連。往往當場訊結。兩造不費錙銖。輿從簡約。寒暑風雨。雖凍餒不自恤。卒以此致疾不起。在無爲凡七閱月。民爲巷哭罷市。建祠樹碑。喪歸。奠送至數十里。論者咸詫爲異。余謂無異也。夫人陷水火。拯而濟之一引手之勞。固已出死入生矣。而拯者旋以顛隕。有不號泣而感慕者。豈情也哉。君旣卒之明年。大吏徇民請。最君事蹟聞於朝。詔史館立傳。於是君勤民之績。迺益著。而天下爭重循吏矣。君有至性。篤於倫紀。霑化君晚患風癰。昏瞽或

失常度。君匡救將順。未嘗忤其意。扶掖起動。晝夜在側。數年不歸內寢。兄幼瞻之喪。懼重親憂。外無戚容。而淚濡枕席。執友羅兩田亡。悼歎彌月。哭幼瞻兩田之詩。語皆絕痛。至不可讀。君學涉多通。撰著凡十餘種。尤長於水利。君既以循良稱。未足以是概君也。余辱君知三十餘年。同試京師。聚處且半歲。君修臨朐縣志。約余分纂。館君齋八月。深語多窮。日夜。君每曰。士習骯骯。久叢詬病。吾輩立身。自具本末。至於任事。無問出處。皆宜樸實耐勞。庶幾內省不疚。嗚呼。君可謂克踐其言已。以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有八。子汝中。安徽候補通判。出爲兄幼瞻後。次汝正。舉人。法部主事。將以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君於南鄉太白二圖陽山之原。實來乞銘。余與君至愛也。離合久暫。必相念也。誼不得辭。然君豈以余文重哉。乃詳序其治績。而銘之曰。

勤民以死。民痛誰嗣。何促其期。而侈其惠。虎暴狼貪。赫赫胥隸。孰馴擾之。使無搏噬。湯火斯離。衽席可冀。我生甫樂。我君遽逝。萬夫難贖。四民永棄。哭送喪舟。聲滿江滙。

祠愴迎神。碑傷墮淚。遺柩過歸。佳城長閉。宰樹丸丸。式此良吏。

陳君師曾墓志銘

袁思亮

陳君衡恪。字師曾。江西義寧人。曾祖累贈光祿大夫。諱偉琳。祖光祿大夫兵部侍郎。湖南巡撫。諱寶箴。父進士吏部考工司主事三立。世所稱散原先生者也。生五歲。母羅淑人卒。鞠於祖母。侍郎公親授以訓詁。天稟慧絕。十歲能爲擘窠書。塗抹赭墨。作雲水煙巒狀。間或弄筆爲詩文。短章斷句。多可誦者。侍郎公輒出以詫其賓客。賓客皆大驚。以爲世乃有此奇童子也。旣冠。學師範日本。卒業於高等校。歸爲南通州長沙校師。教育部欲官之。不可。禮羅焉。乃往。主圖書編輯。自祖父兩世。政事文學。並有重名。君踵起。刻苦自樹。立嘗徒步。張蓋穿風雪。趨部舍治事。遺外聲利。不與權要人通。賃屋都城西。庭中有老槐。屢護鬱鬱。連榮交頤。君闢一室。命之曰槐堂。讀書其中。時集諸文士劇飲。賡歌詩以爲樂。尤擅畫山水花鳥人物。工篆刻章印。出奇造意。矯柔爲剛。視若怪醜。神理自媚。並世治藝事者。斂手推服。莫之先焉。遠近輦纁素金石。

求索踵趾交錯。雖海東西諸國。亦爭相賁致。聲價隆起重一時矣。至性慙慙。竺於內行。研索道術。淹貫中外。其所挾持。固不可一世也。嗚呼。孰使君而僅僅以其藝鳴邪。悲夫。歲癸亥。繼母俞淑人寢疾。冒溽暑馳歸。侍湯藥。俞淑人竟不起。踰一月。君亦以哀悴發疾死。得年四十有八。始娶南通范氏。繼娶吳縣汪氏。長沙黃氏。子六人。封可封懷。范出。封雄。封舉。封邦。封猷。黃出。封邦。殤。所著詩詞文稿若干卷。待刊。思亮從散原先生游久矣。與君才一再見而遽隕落。可傷也。越三歲乙丑十月十八日。葬杭州牌坊山之原。耐俞淑人墓左。先生自撰狀授思亮銘。乃序而銘之。以塞先生之悲。銘曰。

觥觥侍郎。挺名世。考功雄文。執趾美。篤生哲英。作門子。包孕流略。穴經史。旁綴藝事。摩聖壘。萬靈呼吸。吐在紙。雕鏤六書。泣神鬼。光氣嶽嶽。韜不晦。重譯梯航。走珠琲。名高志隱。奪以毀。魂魄依母。永息此。老父眼枯。竚猶視。造辭述哀。質幽址。

杏秀橋碑

金天羽

自覓渡橋背郭行三里。爲江蘇陸軍第二師六團營壁。未至團營一里有橋曰北仙涇。舊爲江浙漕艘輓曳孔道。甃石爲塘。石久崩剝。蓋胥江釀太湖之脈。環城一市。分波入運。與北來寶帶橋澹臺湖之水會長瀾。委輸浸嚙。原陸流潦被道。欹危窘窄。塗吟旅歎。恒用躓覆。歲辛酉季秋之月。美利堅孟祿博士。問禮來華。博士之在彼土。庠勳序績。立聞遐裔。一日稅駕於吳。絃歌之聲盈耳。學校士女親塵捧袂。所至景從。已聞六團軍工教育。則投刺於師長朱君申甫之廬。朱君治兵蘇地有年。誦偃伯之大誼。懷戰危之弘訓。乃以攷工之法。寄之束伍。冀異日投戈弛甲。得用藝巧。編列齊民。俯仰有所瞻給。既與博士約。翌日會於轅門。博士驅車而往。後車四乘。省立第二女子師範教習曾以莊。蔣鏡蓉。黃敏之。毛慧雲。四女士從。既至北仙涇橋。馬盤辟不上。馭者威以箠策。馬怒。遂僨於河。前行者四乘皆迴轡拯三人。而毛女士慧雲占滅頂焉。施救不甦。舉殯之日。校長楊達權揮涕而言曰。女士弱而才。質敏而行嘉。蘭芬菊茂。琬琰有章。學於吾校有成。遂爲都講。其籍毗陵。其字曰杏秀。許嫁於同邑王氏。王

氏之子曰冲。肄業交通大學。施巾未有日也。奔車無情。長流不返。鼓胥潮之雷怒。抱娥恨於江涘。荇藻自碧。斯人安往。傷哉吳之人。聞是言也。氣苑結而不揚。心慘慘而增傷。蓋三月而未寧焉。於是朱君及吳之賢士大夫。感女士以韶令之年。摧折非命。津吏失職。徼道未夷。僉議拓新茲橋。更字曰杏秀。寒暑三易。司空奏勳。砥平龜穹。疵垢礪滌。碕岸束溜。以健以涵。波臣不驕。騎傳坦坦。登橋四望。楞伽青峙。翠堵聳峭。城雉倒水。葩華激鮮。馳驅宿舫。既謳且棹。吳之士女。褰屐都雅。簪花挈榼。時來憑弔。會於橋下。而女校師生。復鳩貲築亭於橋南道右。且植杏以誌哀慕。亭有碑焉。皆曰貞珉之事。傳世行遠。摘文攄藻。子宜不讓。因緝綜顛委。敬告後之人。使毋隳厥績。



詩錄三十四首

乙未九月刺史諸君將還江夏以詩留別作此和之

吳兆泰

龍門有孤桐。百尺青無枝。漂搖積霰雪。根柢紛離披。斫爲綠綺琴。絙以野繭絲。一彈猗蘭操。古調無人知。山虛流水深。賞音得鍾期。高歌曲未終。棄我忽如遺。仰睇浮雲征。絃絕不可揮。翩翩黃鵠翔。杳杳孤鴻飛。天路邈殊絕。撫軫長歔歔。

黃鳥集柔桑。白駒繫空谷。信美非吾土。豈不懷邦族。作計每依人。進退多蜷局。使君誠好士。渠渠歌夏屋。媛姝守一編。素餐長碌碌。寒暑有代遷。歲序如轉轂。昭昭視白日。西去一何速。激楚詠陽阿。迴風動林木。連蜷有叢桂。結根山之麓。榛莽孤秀芳。又見東籬菊。感物念征人。煩紆亂心曲。不歎別離長。所嗟歡會促。何以銷煩憂。汎此杯中綠。

英英荆山璞。巖石閼奇光。猗猗楚澤蘭。皎潔懷幽香。造化鍾瓊異。蔚爲家國祥。匠氏棄不顧。委擲中路旁。瑯琊大雅材。藻鑒懸冰霜。陽熙被幽厓。符采燭天閭。春風弄羣

卉。婉變吐芬芳。顯晦信有時。龍螭亦何常。致身青雲間。乃使熙景昌。次公守潁川。翁卿化南陽。彼哉韓荊州。未許相頡頏。

陳留有畸士。耿介遺世紛。蔭樹結草室。蕭然甑生塵。結交王子昌。獨以風期親。一朝出處異。泥塗隔青雲。貽書見情愔。會面嗟無因。之子將遠適。五馬馳駉駉。齋酒祖道周。徒步展殷勤。太守車騎來。繡轂羅華茵。相望咫尺間。含意不復申。聞聲下車揖。契闊中路陳。片言遂告訣。拂衣謝故人。豈不感離別。貴勢非所欣。願隨燕雀翔。不與鸞鶴羣。懷哉此前修。何以躡清芬。

俗士慕軒冕。達人愛丘壑。平生山水緣。頗羨謝康樂。惟君秉逸尚。世味元澹泊。彈琴對春風。訟庭花自落。勝情兼勝具。不受塵纓縛。捫蘿石磴行。掃葉松下酌。有時弄柔翰。解衣縱槃礴。明湖何清漣。蒙山亦窄窄。亭因喜雨成。牖爲看雲拓。賓僚盛文譙。觴詠時間作。談經就穎容。論詩懷沈約。氣味紛椒蘭。往往雜諧謔。

旗鼓振騷壇。光采紛照灼。奈何勝事衰。無端感離索。細侯將去并。士龍爰蒞鄂。皇路

騁驂。騶。秋。霄。健。鵬。鷃。遂。令。白。社。間。風。流。成。寂。寞。留。詩。示。繾。綣。撫。卷。增。錯。愕。當。此。秋。氣。悲。益。觸。余。懷。惡。白。露。下。蘭。皋。回。飈。振。林。薄。良。時。坐。晚。成。素。志。焉。所。託。夜。靜。發。商。歌。空。山。嘯。猿。鶴。

寄懷沈北山

曾樸

故人天末近如何。慷慨如聞斫地歌。日落萬山連碣石。風高一雁下滹沱。劉蕡下第文章貴。阮籍窮途涕淚多。有約吟春馭細馬。黃金臺畔共婆娑。

李花篇

曾樸

幽州三月春如潑。李花開滿東西陌。種從小院嬌難勝。飛入華林澹無迹。華林日暖鳳樓高。抱月偎雲近紫霄。鏡殿懸圖圍蛺蝶。瑤台張譙擁櫻桃。瑤台鏡殿春無歇。瓊藥蟠根向仙窟。漠漠晨翻五劇烟。溶溶夜臥三阿月。可憐烟月太猖狂。飄拂長楊繞建章。欲共梅心見天地。卻隨柳色亂青黃。柳花樓閣人如夢。梨花院落雲陰重。春聲六院囀銀鶯。小語九天啣白鳳。六院傾脂伴玉真。九天翦綵絢芳晨。裝成禁藥千門。

雪。占。得。蓬。萊。一。段。春。春。光。不。分。瓊。樓。隔。金。輪。常。與。護。瑤。魄。君。不。見。楊。花。撲。帳。癡。若。雲。
李。花。卻。比。楊。花。白。

山塘晚步

曾 樸

殘。鴉。橫。墨。點。斜。暎。秋。浸。山。容。酒。半。醺。何。處。畫。船。簾。一。捲。美。人。如。月。客。如。雲。
一。鉤。斜。月。柳。絲。絲。破。楚。門。東。燈。火。遲。卻。憶。秋。棠。紅。滿。地。女。膝。墳。上。落。花。時。
幾。行。斷。雁。亂。雲。西。葉。滿。空。山。水。繞。溪。天。自。淒。涼。人。自。醉。吹。簫。直。下。白。公。隄。

柳如是藤蕪小研歌

曾 樸

磨。刀。誰。割。端。溪。腴。香。姜。銅。雀。光。欲。無。紫。雲。暈。處。留。小。印。蟠。夔。隱。隱。鏤。藤。蕪。憶。昔。香。名。
噪。北。里。吹。花。嚼。藥。傾。狂。夫。紅。燭。當。筵。月。當。戶。藏。鉤。賭。酒。春。模。胡。淒。涼。定。子。翻。白。紡。玲。
瓏。小。破。登。紅。飴。爾。時。此。硯。伴。歌。舞。鶯。花。十。萬。供。騰。驅。烏。帽。東。山。訪。謝。傅。鵲。橋。銀。漢。迎。
黃。姑。同。聲。歌。寫。桃。花。紙。湖。波。細。濺。葳。蕤。珠。紅。豆。集。尾。然。脂。校。絳。雲。書。目。和。香。摹。此。硯。
爾。時。照。雙。笑。溶。溶。銅。鏡。光。生。烏。北。寺。霜。飛。隔。鴛。夢。西。臺。酬。和。消。羈。孤。紅。冰。帶。露。不。停。

瀉。可。憐。此。硯。常。涵。濡。鶯。鶯。老。去。詩。人。寂。杜。鵑。啼。血。湘。筠。枯。猶。餘。此。硯。送。嬌。魄。一。笑。投。
筆。捐。香。軀。玉。女。碑。殘。臥。涼。月。劫。餘。寒。碧。留。清。娛。一。雙。鸛。眼。明。如。水。曾。照。當。年。絕。代。姝。
曹民父廳長招集籀園追暑賦呈次饒笑拈二丈

陳閔慧

落。霞。潭。與。滄。浪。似。傲。吏。時。來。一。濯。纓。二。老。扶。筇。暫。蕭。散。九。山。窺。座。互。崢。嶸。置。身。水。石。
秋。先。覺。斂。手。功。名。氣。早。平。半。晌。危。闌。看。暝。色。催。詩。何。意。片。雲。橫。

曹民父廳長集羽句見贈依韵奉荅

陳閔慧

如。山。案。牘。日。遮。眼。退。食。一。爐。焚。妙。香。新。詩。脫。手。爛。錦。繡。清。景。入。夢。縈。瀟。湘。報。君。愧。無。
青。玉。案。酌。我。毋。乃。流。霞。觴。和。詩。才。薄。慙。筆。力。苦。吟。夜。夜。同。寒。螳。

荅宋慈抱墨菴

陳閔慧

生。不。逢。堯。與。舜。禪。剩。留。文。句。任。雕。鏤。人。嗤。東。野。吟。何。苦。我。許。楊。雄。書。必。傳。落。落。琴。聲。
滄。海。上。離。離。桂。樹。小。山。邊。掩。關。寂。寞。休。嗟。歎。並。世。相。看。有。數。賢。

寓大森賓曜叔處

大森地近海邊多
梅花風景頗佳

葉昌陞

孤館倚東溟。今宵有客星。潮迴沙岸白。月照海門青。水竹添佳趣。梅花隔遠汀。登樓意空闊。且莫感飄零。

春游雜詠

丙午春赴各鄉鎮調查學務孤舟寂寞日事吟詠就所記憶者錄之得二十一章○錄十八首

葉昌陞

病軀漂泊恐難支。酒榼書囊共護持。春雨壓愁來腕底。醉提秃管寫新詩。軟風過處暗香聞。初放梅花便不羣。茅舍竹籬春幾點。板橋流水月三分。前路微微見市招。晚陰四塞且停橈。雨拖雲腳低於樹。水挾風聲怒似潮。數家臨水自成村。一樹垂楊綠掩門。日暮呼聲出籬落。滿場雞犬識人言。水面青蘋亦礙舟。飄然結纜作閑游。可憐野岸崎嶇甚。纔避村龙又讓牛。科頭趺坐夜三更。一夢翻然到玉京。夢與玉皇商略定。春星都錫美人名。破帆欲借白雲縫。江上春陰分外濃。猶憶去年明月夜。輕風軟浪過吳淞。濛濛曉日照炊煙。知有東風送客船。開到桃花春更好。一枝斜插簪山前。修篁滴翠路迴環。到此聊偷半日閒。一種春聲禁不得。黃鶯啼上鳳皇山。

遠山淡淡水盈盈。妙趣天然畫不成。鶯啼更愁絕。最難描。寫是春聲。
田家情重款游賓。草草杯盤勸飲頻。齒頰飽含山水氣。鳳皇春筍太湖莼。
名山輸敵事堪哀。絕頂雲烟眼倦開。日暮鐘聲催客去。滿天星斗照高臺。余山
穿雲松柏舞長風。獨坐乾坤正氣中。漁父牧童齊下拜。千秋祠宇奉雙忠。陳夏二公祠
樓閣參差似碧城。蓮湖如鏡劇空明。雲巢倘得隨緣結。聽水聽風過一生。逆湖飯圩寺
漁孃三五體輕盈。生長湖村識水程。楊柳叢中牽網出。烟波深處刺舟行。
古刹荒涼在水中。浮圖七級影摩空。夕陽忽掠江牆去。愁聽寒鴉叫晚風。再過澄照寺
湖上飛雲漸作雷。湖邊白浪激成堆。臨流莫唱公無渡。我是曾經滄海來。澱湖
幾經度地對朝陽。更向通明上綠章。願種梧桐高百尺。年年深坐待鸞皇。



詞錄八首

浪淘沙

蔣師轍

寒雨隔重簾。檐柳毵毵。鄉心泥酒夢初甘。多事梁間雙燕語。驚醒沈酣。不是語呢喃。似說江南。不如歸去換春衫。處處飛花香滿店。都好停驂。

憶羅月

蔣師轍

閨怨

愁花妬月。薄倖音塵絕。未到秋風起時節。團扇比儂親切。傷心離別年年。夢魂難到君邊。莫遣流螢入室。羅幃怕照孤眠。

如夢令

蔣師轍

天外夕陽紅杏。幾箇林邊歸鳥。正是晚涼時。說與秋娘知曉。知了。知了。一樹綠楊風小。

青門飲

蔣師轍

明故宮

殿閣嵯峨。繚垣迤邐。前朝叛制。何人曾覩。踏破浮塵。螭階重上。猶認舊垂裳處。無限
青山好。拱神京。周圍屏護。想見當年。閭闔九天。冠珮雲聚。不道詒謀未遠。早鳳閣
鸞臺。衝霄烽舉。龍隱江東。燕歸冀北。園寢一時。無主白髮。宮娥在。已傷心。留都烟樹。
況到而今。誰問故宮禾黍。

小諾皋

蔣師轍

泊舟嶧山湖口作

纖籜霜紅。鳴榔烟碧。畫出平湖清趣。掩長楊。三五人家。門臨寒渚。多少疏罾密網。挂
在夕陽紅處。有漁翁釣罷。從容笑語。生事忘機鷗鷺。儘蕭閑。草間閒坐。冷眼看他商
賈。渾一醉。無朝暮。此際推篷。幾時岸幘。悵我狂蹤。殊誤休更問。四海無家。中原多
故。帶甲乾坤。都滿偏著儒冠。行路便贏得。蝸角微名。何補宅。踏蛇龍道。橫豺虎。那如
他飽飲殘年。簑笠不知愁苦。歌一闋。調激楚。

換巢鸞鳳

金天羽

況蕙風舍人量珠金閨臞庵韋齋等燕之怡園先夕賦此闋步梅谿韵時乙丑季冬十有四日

三九梅嬌。正春回櫻廡。月度皐橋。旅吟題角枕。法曲媚瓊簫。瘦金書體學纖腰。可人未來。詞魂耐銷。蟾圓近。看畫燭倚窗凝照。情悄。思渺渺。霜鬢老仙。吳語通襟抱。擁袖萸寒。驪鬢星澀。惱我愁詞狂草。丹橘團圞。捧嬌兒。揣懷忘卻張仙老。先余印泉設席日拈果得三揖而受闔座鼓掌明燈前醉無歸。霜角催曉。

絳都春

吳梅

夔笙新納小姬作此調之用夢窗韵

緇衣斷線。仗妙手白縫。羈愁天遠。乍展蕙風。扶出瓊枝吳王苑。南橋休說霜蟾怨。夔笙寫吳皋時向繅處怕琴客芳心先亂。翠簾重下。淞波試茗。小春庭院。應見垂虹夜。雪凍雲凝。畫舸紫蕭幽。舊舊夢又溫。今日劉郎。商絃換。清華池館。眞眞面待同聽簫。屏曲轉。

羨他修到雙棲玳梁燕暖。

絳都春

聞宥

前題

穿鍼引綫。盼漢影度仙。銀虹天遠。扇動蕙風。吹落雲車停吳苑。秦樓聽徹瓊蕭怨。怕
詞客相如心亂。海山蜃市。藏嬌護寵。洞房深院。還見。長亭送客。翠盤共進酒。寶妝
幽蒨。夢想舊游明月南橋。鶯花換芳梅初洗。東風面正枝上春回。臘轉彩禽應效雙
飛。繡窗夜煖。

襍著

李健題



扶桑百八吟(續)

鎮洋姚朋圖古風遺稿

括地圖書今尙存。當年測繪遍諸藩。賜金爲建遺功表。碣石常留武藏原。

伊能忠敬當寬政文政間。曾奉幕府命測繪五畿七道及蝦夷諸島。維新後。曾孫原六獻遺著全國實測錄。江戶實測等書。特旨贈正四位。賜金建遺功表於芝區公園。距沒時已六十年。蓋吾國徐松魏源其人種苗者。彼今粒食矣。

微言大義唱尊王。水府遺書食報長。尙有布衣雄一代。史家人道賴山陽。

幕府專政王室式微。德川光國人稱水府義公著大日本史。頗寓尊王之義。賴襄陽山外史輩出。踵而明之。漸興覆幕之論。人謂反正之功。實導源於諸老也。

德川刑法除煩酷。什一還從大寶徵。誰道名家多近刻。西方仁術此傳燈。

德川刑法大率同中國而加酷。明治二年。聘法蘭西人依據各西律。參用大寶殘律。大寶。當時及明律。改定刑法。至五年。下令布告曰。獄者。所以仁愛人。非所以殘酷之也。不得已而用刑。亦爲國除害而已。竊觀於裁判所。不能不芒刺於背也。

獄吏能如師長親。罪人教育誘循循。衣冠我亦爲民牧。白日南天淚滿巾。

全國監獄。縣各一所。大阪府二。京都府一。

即西京今猶沿舊稱

東京府四。東京監獄在巢鴨地者。獄地

共六萬二千一百十八坪。爲屋三百間。間各四坪。歲糜金十七萬圓。舊屬裁判所。今年四月始與司法直接。獄制細密。大率幼年授讀。長年習藝。合學校工廠醫院園藝而爲一。罪人教育。吾國古未嘗聞也。

周禮道人徇木鐸。漢官中尉掌金吾。愛民自有西來法。敏樹蒲盧十萬株。

警察巡捕。以中學畢業或二年生志願充當。義務細繁。其行政略似我國之州縣官。特彼無司法權耳。凡充巡捕者。近皆習柔術。徒手搏人故謂之柔。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以柔術名當之者。辟易門弟子甚盛。再傳者數千人矣。我國北地亦多能之。聞其術勝於日本。惜士夫無學之者。蓋持械捕人。則人易受傷。故必徒手禽之。亦不戕同類之至意也。

同裳與子賦偕行。未必狂言誤後生。隻手欲援天下溺。斯民安得盡知兵。

國民年二十一。二爲常備兵。二十三。四爲後備兵。二十五。六爲豫備兵。人有保國之志。家以戰死爲榮。尙武是其素風。而尙武原於教育也。

改正易服費張皇。變法何堪率舊章。手脫佩刀還一笑。從今不尙北方強。

明治卽位卽詔廢唐服。至五年乃定大小禮服常服。悉仿西制。然席地之風不革。則袴不便。入室皆脫履。則韠不便。雍二千五百年固有之髮。非軍人不得佩刀。舊俗人佩長短刀各一口以自衛尤不便之甚者。議者謂與民更始。必先改正易服。日用興居。悉與舊殊。則新機自盛。故當時毅然行之。然至今舊服不能廢。婦女西服者尤罕見。

都邑縱橫盛市廛。靈樞掣電語能傳。尻輪神馬騰騰去。不用仙家縮地鞭。

市廛貿易以電話通語。往來則用腳踏車。日人爲德律風爲電話。謂輪船火車爲汽船汽車。謂放氣之管爲汽笛。以其能鳴也。各種新名詞。當時繙譯。多經文學名家撰定。故皆精審。六街旌旆走飛揚。軍樂增吹報出張。市價標題多不貳。之行更有勸工場。

勸工場百貨駢集。市價不貳。官爲營屋。賃與諸商。出入各爲一門。入其中者。皆順序之行。凡新營業者。裂帛爲幟。詳書何業何地。奏軍樂。遍告市廛。復於人烟輻輳地及停車場之旁。將所出品物。削木榜書。以告售者。藻飾華美。多如其物之形。謂之商標。一商標專用十五年。他人不得雷同。

商戰能將世運移。神州時局正憂危。堂堂白日東流水。滄海何年塞漏卮。

中東貿易盈虧。據明治三十五年外國貿易年表。我國受虧六百二十四萬兩。有餘。查運華貨物。多係各項製造已成之品。易金銀而去。我國之銷於彼者。皆原料物。於棉花、苧麻、朱漆、絲棉、羊毛、猪毛、獸骨、穀種、豆、糟、席包、諸物爲大宗。製成則復賣之華人。其受虧蓋不可計也。孔道如龍。傍水濱。艱難國步。憶前塵。近來意氣飛揚。甚當日誰扶大雅輪。

明治五年東京橫濱間鐵道甫成。當時人不知汽車之利。羣起撓阻。大隈伊藤二君犯衆議。興工既成。天皇親臨落之。是爲全國鐵道之始。自東京西發。第一停車場爲品川。濱海石岸人莫能築。由英人代辦。日本地少平原。鐵道經行。穴山渡海。其難易視我國不啻倍蓰也。全鐵道幹路官立支路商辦。

當年諸老總迷離。醉眼還誇國手棋。一著爛柯爭不得。有人猶是弄獼兒。幕府之季。排外之想尙盛。當國者皆瞽無知識。通商出於勢脅。太阿倒持。稅則法權皆美公使所定。多不利於國家。明治維新。專事改正。屢遣使於歐美。議輒牴牾。甲午後。甫得改定條約。至三十二年。乃實施之。亦云艱矣。

一六重更休假期。美人相約酒盈卮。玉璫緘札殷勤道。一日思君廿四時。

明治五年。改用太陽歷。改定一日十二時爲二十四時。維新初。復古一六日休假之制。至是改休假於日曜。

失職當年歎爾曹。曾聞乞巧涉波濤。漢陰抱甕今猶昔。子貢居然弄桔槔。

革政後。士多失職。驟習商業。往往傾家。薩摩人從上海得西洋鉛印機器。遂建社於長崎。仿鑄鉛字。其後新聞日盛。印刷之業大昌。人多賴以餬口。今其術日精。我國轉乞靈於彼。是可歎也。

此國公然號女王。新羅百濟莫能強。如何畫作西方美。小影家家寸楮藏。

明治八年。印刷局延意大利人爲雕刻師。鑄神功皇后之像於紙幣。及成。則儼然一意大利人。此語得之印刷局長得能通昌局。中備藏各國新舊紙幣。此紙在焉。乃知國人各有特色。萬不能假手於外人。苦心學之。其術漸精。今且日進未已。考神皇后之征新羅。服高麗百濟。事當後漢建元五年。魏志東夷傳。謂共立女子爲王。蓋指此史紀外國事。大率在雲霧中也。

第一樓船月島丸。衝波永逝涕洟瀾。男兒終遂乘風志。莫道人間行路難。

東京商船學校之設。二十年矣。然航路不出於東太平洋。其西行汽船之長。多用歐人。三十年。月。島丸。成。國人自駕而行。一去不返。於是全國發憤。來學者日衆。歲取五十人。數年以來。頗見發達。講堂懸月島丸之圖。環以死事百有七人之小影。既以哀永逝。且勸學者也。日人勇銳。大率類此。

一幅畫圖。遣唐使衣冠文物。識依稀。流傳尙有。銀魚袋。當日官家可賜。緋銀魚袋。今藏東京博物館。長而方。以革爲之中界。以梁梁中凹。左右嵌銀魚。各三。腹相向。首上尾下。袋之端有穿。以繫緋也。遣唐使圖。見於博覽會之美術館。

夕陽門巷舊烏衣。未改河山風景非。華族班班題姓氏。當年家老淚頻揮。

明治二年。廢公卿諸侯。改稱華族。士曰士族。平民曰民族。蓋以弭舊諸侯之怨望。未可驟言平等也。十七年。錫華族以五等之封。凡五百數十人。維新功臣亦多與焉。謂之新華族。有華族名鑑之刻。以五等封爲序。舊錄今職。住址生日。妻子名氏皆載。職員錄歲以七月刊行。甚詳。猶我國之有縉紳全書也。

振旅初乘五兩風。長蛇首尾決雌雄。家家聚米談形勢。盡納山川夾袋中。

從舊書肆購得支那朝鮮地志略二冊。以明治二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發行。蓋日皇下詔宜戰之先一日也。著書人非名士而山川人物纖悉皆知。如契丹之於宋國焉。

口編羣書六百帙。指撚道德五千言。盲人教育西來法。前輩遺書今尙存。

幕府之季。盲人塙保已一。編羣書類從六百三十六冊。今已刊成。又續編一千一百八十五冊。今甫由史館校刊尙未成。書西島宗丹亦盲人。撚指爲字成道德經二卷。今存東京博物院。日人取法德人。創盲啞學校。全國凡十所。三十三年調查之數舊以漢文授讀。今皆改用和文。別製假名字體。皆累點爲之。

蕞殘蠹簡亂於麻。六國陳言載五車。史館榜書編輯掛。徵文考獻各專家。

史館編輯掛。屬東京文科大學。猶言國史館也。館員分門編纂。昉自神代。歲刊一冊。已刊者日本史料四冊。日本古文書三冊。舊史以六國史爲依據。始神代迄清和。陽成。光孝三朝。當我國伏羲迄唐昭宗。乾寧四年。其先代古文書墨本。皆藏東京裁判所。

博士高名世所稀。諸家授鉢更傳衣。滿堂前輩談鋒起。白戰無人與解圍。

大學分法醫工文理農六科。畢業者得稱爲學士。入大學院。六科皆有博士會。凡學士之學

術精邃。得會中稱譽者。必經諸博士試驗。辨難人。無異詞。乃公舉爲博士。由文部省認可。故學者以得博士爲至榮。

佞佛風流。今尙存。眞宗淨土掃羣言。旁支別有鎌倉派。尙武精神不二門。

佛學傳自中國。聖武前尙北宗。至桓武天皇。創入南宗。然道蘊高妙。愚民莫解。當時佛教卽國家之教育。於是淨土眞宗。創平民主義。爲本願寺派。破除文字。祇念阿彌陀佛。矯其弊者。則有日蓮寺之法華宗。專崇法華經。其後則有武士禪宗。以尙武爲精神。始於鎌倉。其源亦出於法華。此派至今尙盛。維新先覺。多在僧侶也。

活字從來道畢昇。誰知唐室已傳鐙。浮圖一握留經卷。眼福平生得未曾。

活字板。昉於宋慶歷中。畢昇所造。以膠泥燒成。見沈括筆談。東京文科大學講師黑板勝美。出示一小木塔。腹藏小經卷。高二寸許。長不盈尺。乃活字板所印。字體絕類隋造像。云神護景雲間造塔藏經。大率類此。今已星鳳矣。是唐時已有活字板也。

山陰遺跡重。唐摹萬歲通天墨本。孤尺牘。流傳今尙在異邦。文物此球圖。

唐摹右軍敗事三帖。都一百二十九字。鈎法絕似萬歲通天帖。墨蹟今藏內府。多田親愛。鈐

本傳之。予從內籐虎次郎見電影本。神光照人。所謂下真跡一等也。西魏陶忤虎寫菩薩處胎經。在西京博物院。當爲世界第一劇蹟。惜未之見。日本重佛古物保存。往往賴之。唐人寫經。凡見二十餘卷。有絕佳者。

世尊家法變青蓮。宗派相承七百年。儘有御家流樣好。德川書體遜前賢。

世尊寺行成卿。

萬壽四年卒。當宋天聖五年。

書法冠絕當時。子孫多善書者。流傳三百年。人皆效之。稱世

尊寺家。其後尊圓法親王。

當我元季。

居粟田青蓮院。流洎尊朝法親王。以學尊圓得名。遂用爲德

川氏公文書體。改稱御家流。然去古日遠。字體日頽矣。集古浪華帖

原缺。

卷。木刻本。自嵯峨天

皇以下。凡十二家。日本先代書法源流。大率在是。惜佳拓不易得也。

松雪香光響揚摩。評量肥瘦各名家。自從一見楊風子。法帖家家仿韭花。

書體好仿趙董。傳摹多木刻本。俗惡已甚。自楊惺吾守敬至日本。遂開北碑一派。日下部鳴

鶴輩。遂爾知名。然學校漢文習字帖。尙多舊時體格。不能變也。

醍醐宮闕草青青。文獻千年散若星。尙有流傳延喜筆。晴窗趺坐仿唐經。

醍醐皇天之世。當我唐季。文物最盛。東京有延喜筆。蓋仿當時舊製。形如花蕊。其末甚銳。臨

唐人寫經尤妙。乃悟古今字體之異。實由製筆之不同。

書棚行過琳瑯閣。香色猶堪動古魂。惜我來遲廿年後。宋元秘槧已無存。

東京舊書肆。以琳瑯閣爲第一。在上野下谷區池之端仲町。然秘籍已不可得。國人近知保存古物之益。攷據亦精。收藏家日多矣。

鉛槧精良較魚魯。密行細字盡奇書。賈人珍重難林價。出板家家分部居。

東京書肆。京橋神田二區爲多。各售專門。不相驛越。三省堂多教科書。有斐閣明法堂則政治經濟法律。敬業社則博物學及標本。東京堂則性理。博文館則雜誌。中西書屋丸善會社多西文書。餘如日本堂富山房。皆書肆之大者。圖畫則東京造畫館爲第一。大阪青木嵩山堂多漢文書。

分篆相承草降眞。孳生變化已如神。未來世界何須問。應有中原造字人。

日人多自造之字。如櫛之爲神代木。辻之爲四達之衢。甚夥。自西學東來。和文又日增新字。音則諧聲。義則指事。具詳字典。我國譯定礦質化學名辭。亦頗有新撰字矣。蓋文字者。事物之記號。事物日盛。則字必增加。記號日繁。則體必趨簡。變遷所極。雖百世可知也。

大廈扶持仗衆材。一時言論動風雷。鈴聲日暮恩恩過。知有新聞號外來。

東京新聞雜誌。凡二百五十五家。合他處計之。凡九百四十四家。此三十三年調查之數。主無保証金者。不能悉載。

筆者多知名之士。四民各有專門之報。日報於已發之後。本日別有新聞。即刊小紙。名曰號外。即華言傳單。急足分道買之。以鈴聲爲號。

言言語語紀無差。書體橫行別一家。奇字旁人渾不識。如飛落紙走龍蛇。

兩人對談。欲記所語。則召速記生速記之。法用鉛筆作蟹行書。以假名徧記方言。望之略似西文草體。或一畫甚長。或連加點識。落紙如飛。語少遲。即停筆而待。談畢。即受其人譯之一小時。受價銀一圓。東京有速記競技會。



鉛槧餘錄

寄生

何君與神曩以東漢告廟冊上版拓本見寄。并跋數千言。力證其非僞物。可謂窮悉根源。獨具隻眼。原跋云。世之好事耳食者。以爲玩好之具。淆惑乎騙僧口舌。讀書又不特具隻眼。剖悉以窮根源。貫穿以尋塙。證往往真夷于僞。僞僞于真。良可慨也。當時以跋語過長。未爲刊布。而拓片則景登華國第二期第八冊。亦謂此等重寶真僞易明。其書其器爲東漢物。以否好古者必能辨之。非若元明以來。歷載未遠。必待攷辨而始信也。茲何君復錄示三跋。其一明洪武詔跋。并記。記云。乙丑之冬。以木坪石硯。易得明洪武二年三月頒行詔一通。樺皮紙本。準漢慮僂尺。長三尺四寸五分。強寬二尺三寸弱。字九行。行十九字。文曰。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屢敕將臣。安輯懷附。無或侵擾。然愚民無知。尙多逃匿山林。卽欲加兵。深所不忍。今其逃散人民。罪無輕重。咸與矜免。有能率衆歸附者。授之世官。或奴婢先其主降。並釋爲良。其布之。使諭朕意。大明洪武三年三月。日頒行。日字下頒行字上。有四寸朱文方印。文曰。兵部堂官之印。詔字書法。墨色與南北監本史同。審非僞造云云。跋從略。其二跋明灌州邊茶官行發五屯通行錢票云。明承元統。史稱官制沿漢堂之舊。而損益之。蓋舉腹地之著明者也。不知邊腹異宜。邊關茶法。仍襲元

舊。雖太祖下中書省議權。斯於腹地固然。而邊行不特額數。卽官制縣制亦相襲。于何證之。于五屯通行錢票證之。票首行列。灌州邊茶官行發。按灌州本元初改置。至明初已廢州爲縣。票署灌州。大明萬曆元年。計萬曆去元已三百有五年。其印曰灌松金茂理茶關總管之印。攷總管歷朝無專官。在六朝始見列銜于碑碣。未詳創自何年。惟隋書百官志。煬帝卽位多所改革。罷諸總管。唐武德初。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統軍。七年改總管曰都督。宋崇寧四年以知州爲都總管。是知州已有總管名矣。元至元二十四年。置總管四。幹耳朵位下戶計民匠造作之事。都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幹耳朵之事。復置四總管分掌之。皆稱之曰總管府。權茶則特設都轉提舉大使課司爲專官。明正統八年裁筠連茶課司。至萬曆茶無專官可知矣。據此灌縣屬五屯。仍元稱州。州攝茶關。仍稱總管。故用茶關總管之印。所謂邊腹異宜。官制縣制仍沿元制者此也。此票由邊茶官行發。便行使五屯。省運錢之勞。猶必鈐總管印。經手卜姓押。以昭信用。何等鄭重。元費著楮幣譜云。宋初蜀民以鐵銅重。難于轉輸。始製楮爲券。表裏印記。隱密題號。朱黑間雜。私自參驗。書緡錢之數。以便貿易。謂之交子。宋之行交子。自蜀始。厥後或禁或罷或復。大觀之引。隆興之會。端平之楮幣。金之交鈔。大小鈔。桑皮故紙錢。無論立限定額展界。與元之交會。賦一作子。皆票之同實異名。

以利興。以弊廢。皆以紙當錢也。除交子費譜詳製造形式外。均莫舉其尺寸。亦未見流傳至今。雖明史太祖本紀。洪武八年。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以桑穰爲料。其制方高乙尺廣六寸許。質青色。外爲龍文花闌。食貨志龍作橫誤其式略詳証之陸容菽園雜記。今鈔豎長一官尺。橫八寸。不侔。袁黃羣

書補考。金元以桑皮就造。我朝以諸生課藁印造。不詳桑穰同廢紙擣成。及用穉皮之說。莫或折衷。一是此票用白綿紙。不特足證鈔之形式。紙料於明史可補官制縣制鈔法之缺。豈區區以一

紙能歷三朝兵燹爲貴哉。其三跋明陽安縣尙袁氏施地修廟紙約云。略上按約署陽安縣陽安今

簡陽縣爲西魏恭帝二年置唐天寶元年廢州爲縣正德八年復升爲州此升州也何嘉靖二年距正德八年已歷九年此約猶特書陽安縣并有縣印可憑意者史書改制年有誤歟村野習慣斷不敢違紀年則大明嘉靖二年也。約內字如盤作盤。圓作原。願憑作怨。評衆作象。豪家情願作

請怨。名下作明下和尚作何尙。還紙二字尤異。別字盈篇。何堪寓賞。惟嘉靖二年迄今歷年三百

六十。紙墨收藏最精之書帖字畫。且稀如星鳳。猥曰鄉里契約哉。此紙若云神靈呵護。猶有俗人

之見存。進而云物以罕而見珍。尤爲膚廓。不知對此陽安縣印。永慶鄉團長圖記。頓生敬仰。守

之心。至甲首鄉長同宗長三名鼎列。尊崇鄉官制度。一若村夫野婦之行爲。彬彬然謹守三代秩

序。中略爲問今世所行之契約。有如此之足以壽世否。原文止此案三跋俱足爲攷史之助。而何君蒐羅

廣博。片楮不遺。此真篤於嗜古。非夫玩物喪志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壬子在上海。始識況夔笙丈。體貌清癯而逸情豪邁。不減少年。嘗過民聲報館劇談。午夜不倦。論詞尤細入毫髮。聞丈有寵姬。出必扃戶。納管。慎爲之坊。比歲病歿。丈哀思彌永。近以友人之勸。乃復量珠吳門。一時名流。置酒爲賀。鶴望於席上。得抱子橘。舉以授丈。丈揖而懷之。曰。此佳識也。瞿安鶴望野鶴。皆侑之以詞。如別錄。鶴望更爲七言一章云。吳中多麗價量珠。桂海才人老厭儒。樂府舊傳三影句。閨房新寫十眉圖。春生酒面觥船窄。風動梁塵笛韻紆。大好名園門妍唱。賀新郎調我終輸。是日集顧氏怡園。故云。

寶山滕若渠固歸自日本。投刺請謁。並先之以書云。向在華國。讀大君子之文。心嚮往之。比者曾赴東京。考察日本藝術。得晤令兄袞父公使。數數往還。相從論學。臨別。公使殷殷介見先生。並屬以舊撰樂記。今釋爲華國補白。末媿近所作詩二首。其一贈汪公使云。昔聞黎遵義。今見汪蘇州。後先持使節。來作扶桑游。詞壇推盟主。儒雅亦風流。旁搜梵典證。博古事敏求。音均發微窈。首席奪前修。櫻花春爛漫。江楓波上秋。驅走龍蛇筆。奚囊萬彙收。此中有天趣。殊勝萬戶侯。其二京都畫家橋本關雪招宴于其別墅。卽席贈詩云。洛陽景物掌中收。日本人稱京一霎風流萬古愁。細

雨釀紅春酒暖。遠山點黛莫雲浮。安排吟席常臨水。款待幽篁獨倚樓。銀閣寺前梅萼笑。舊游重認費躊躇。滕君今爲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教授文學史。尤精畫理。嘗病時流作品專以恣肆爲能。而粗獷凌亂。韻味枯索。故欲以綿密沖秀之筆救之。此真切要之論矣。

頃得懷遠方金泉寄其鄉先輩陳去疾學博遺詩若干首。屬爲甄采。今人務爲標榜銜鬻。而方君之意。獨在表章幽隱。斯難能也。陳詩如梁安署中懷段方伯篠湖云。煦煦春曦近。巍巍華嶽高。十年風雨關。千里夢魂勞。生計憐雞肋。微官笑馬曹。窮途優渥意。醉飲薄醇醪。盛歲金如土。羈棲老更貧。故交嗟冷落。薄宦耐艱辛。霽月鍾山夜。春風皖水濱。寸心懷兩地。愁絕見情真。龜山阻風云。淮山皆北向。有意挽狂瀾。銀杏湖邊寺。紅茅霜後灘。倉皇西日匿。蕭颯北風寒。歷盡波濤險。從知利濟難。塍荒云。塍荒屋半欹。淮漲落經時。慘淡薔花地。稀疏扁豆籬。臥門老吠嬾耕野。犢行遲。蕩析生機盡。來春更苦飢。皆有杜意。七言如隄簪密樹烏棲穩。海褪平沙雁戶多。亦佳。集句。荆自宋人。孔毅父善此體。東坡贈詩所謂裁縫滅盡鍼線迹者。是也。顧偶爾爲之。篇幅未廣。清初王漁洋集梅花詩三百首。黃石牧有香屑集。於是始恢廓矣。中晚作者。推禮親王萃錦吟。戴毅夫采百集。然皆兼取衆集。不專一家。光緒中山陰史竹坪集。李義山詩爲麝塵集。家兄袞父及

曹君直等亦有楚雨集之作。編珠織錦。傳誦一時。元和顧子山喜爲詞。嘗集宋人詞。都若干卷。其自敘一篇。則全集夢窗。其體愈陝。其巧彌甚。余爲華國輯錄。菽文亦頗載諸家集句。其間裒然自成卷帙者。則古層冰新妙集。陶集曹氏父冷集。羽集羽定。皆復思緒。泉湧機杼。天成持校前賢。未有多讓。茲民父復以續集見示。詩詞共五十八首。內多七言長篇。歎爲觀止。續當擇尤付寫。以餉世人。此先錄各家題句。馬公禺範云。電笑何妨再一回。高吟肺腑走風雷。安排寫集三千卷。仙楮同功一繭裁。奇計定無賓客獻。文心兼似畫家來。此是借瑣耗奇法。飛出胸中。不費才。鄭孟特汝璋云。詞家從不覺知音。安用冥鴻物外吟。萬一飄零文字海。狂言重起廿年瘖。少年奇氣稱才華。偶落吟鞭便駐車。莫信詩人竟平淡。略工感慨是名家。想見停雲發浩歌。青山青史兩蹉跎。迢迢望氣中原夜。獨倚東南涕淚多。著書不爲丹鉛誤。簡要清通已足豪。我論文章恕中晚。二分梁父一分騷。鄭薑門猷云。狂禪闢盡禮天台。揮手東華事可哀。耻與蛟龍競升斗。高吟肺腑走風雷。百年綦轍低徊徧。萬卷書生颯爽來。如此深心如此法。莫嗔倉頡不仙才。亦皆集定庵句也。昔伯符創業江東。仲謀繼之。遂都建業。民國紀元。中山始設臨時政府於此。去年江浙之戰。孫傳芳既驅奉軍。迴師坐鎮長江下游。悉被控制。其成就大小不同。而皆屬孫氏。亦可異也。余金陵感

事詩云。亂後來經百戰場。鶯花三月斷人腸。山尊北極多環抱。地接南徐更莽蒼。六代悲歌懷李白。千秋霸業屬孫郎。龍蟠虎踞終形勝。莫向烏衣弔夕陽。詩成寄示衰父。荅書謂非其至者。示姚鵬雛笑而不言。復呈餘杭師。師病其骨力稍弱。爲援筆改定數語云。亂後來經百戰場。河山舉目正茫茫。星游北極多環抱。地接南徐更莽蒼。江水倒瀾迴虜馬。秣陵餘氣尙孫郎。龍蟠虎踞終形勝。莫向新亭泣未央。遂覺氣勢健舉。饒有唐音。因憶曩與季剛朝夕聚處。每有所作。輒煩商定。今索居已久。宜其學業之日損也。



別錄

樹蔚



國壽錄吳縣潘氏鈔藏本（續）

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傳

陳子龍字臥子。南直清浦人也。東案當作青浦少英敏。束髮藉譽東南。時風氣酷尚諸子。文理多譎。至子龍獨參史學評跋。爲海內所尊。性藻發。亦多深悟。每于夢中作文字。起直書之。不改竄一字。輒稱工。庚午鄉薦。丁丑成進士。授紹興府推官。事幹理。然慎重不復孤挺如少年時。癸未。諸生許都反。以朱之彪爲先鋒。疾陷東陽義烏數縣。都能文驚聲望。嘗執贄子龍之門。子龍夙深許。至是爲亂。朝廷欲大舉兵。且重發。子龍曰。吾可遣諭歸降。或以彼負不赦。不復可悟。子龍曰。吾喋血生之。彼必信我。今日海內多故。彼才不靜。令塞一要害可也。諭書成而難其使。子龍又曰。諸生蔣庸可遣。彼庸亦都素受業。恐以都故潛去。不可得耳。御史左光先爲小囊。檄諸鄉紳咸在坐次。上囊。諸不取。及故桃源知縣沈士澡。澡曰。視吾力歸發囊。欲三日致庸。遂殊索得之。奉書往而都果來歸。曰。陳公不欺我。之彪說都曰。陳司理故自足。賴慮巡方獨賣陳。未可知也。不如且負固。不幸走澤中。延數月之壽。都不聽。盡解其衆。以三十餘人儒服渡錢塘。甫登岸。獨之彪脫去。衆不覺也。尋皆肆。

諸市之彪生越。

東案生疑當作走

三月燕京變。子龍曰。吾欲善用都。乃爲廢然。諸使都在其衆。可呼也。弘

光中行取。擢兵科給事中。多疏論封疆事。當事不能用。乙酉。南都復變。清兵至浙江。諸生鄭遵謙

兵起。故都將之彪以千人附。迎魯王監國。距錢唐。子龍南望有感。作詩曰。清溪東望大江迴。立馬

層崖極望哀。曉日四明霞氣重。春潮三浙浪雲開。

東案鈔本原作折。後加水旁改浙。疑折是。

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

川出霸才。依舊謝公攜屐處。紅泉碧樹待人來。擬東渡。不果。先是遵謙子龍故屬也。遵謙有所嬖

小妻金者。妒殺其婢。王事覺。子龍爲執法。遵謙欲代獄。不得。定棄市。罪未決。尋國變出。時遵謙以

擁數萬衆。稱制將軍。開府小疊。尋封義興伯。喜怒山岳動。氣凌浙西。而金姬爲胡服。玉勒珠韉走

軍中。擅生殺。卽遵謙唯恐後。子龍乃令夏寶謨往釋。前故遵謙曰。今以國仇。前事勿復道。子龍終

以遵謙不能夏金姬無怨。

東案夏字誤。疑當作爲。草書形近。鈔者涉上下文夏字而誤。

遲之。而清五月渡江東矣。丁亥。清鎮吳

聖兆既密通東海王斌卿。張名振等思反。清子龍令夏寶謨通謀議。盡檄澤中諸負甲。欲內外一

日起事。不集。子龍奴茅太者告變。求子龍急。連徐爾穀。錢旃。夏寶謨。王濤。以爲嘗一坐子龍。子龍

出。故不釋爾穀等。並逮南都。子龍意不受辱。舟至跨塘橋。夜躍水死。

太僕寺卿監軍御史陳公傳

陳潛夫。字玄倩。仁和人也。初名朱明。自萬曆末年。試事淆亂。郡邑才者。困不與榜題。例得借名投試督學。明貧不能詣鄉。老移請改正學版。故自稱陳朱明云。才敏利。讀書舉大略。任俠。樂以身許人。性不耐閉戶寒暑。扶公雪滯之爲汲汲也。與同座稍不合意。輒叱去。或援筆檄逐之。喜誕放。而獨於篤孝弟多至性之事。顧以輕譏訕。物論不甚與。崇禎丙子。雋浙闈。爲豫章黃端伯門下士。端伯題其文。此士之能特立救正時弊者。及謁見。厚期許。明亦自負。嘗選訂同人制義。評署過刻。同人每畏其徑直。道遇。爲容以接之。惟知之深者。弗怪也。時海內雖多故。江以南尙保無事。嘗攜余紫陽庵。坐石飲太息曰。吾生豈無涯。吾必得死所。如史策中烈名字震俗耳者。余曰。古龍比未嘗自擬死。則又語徐林宗。即安能徒拱手無可否以善世哉。余曰。陳子欲天下皆聖賢。稍不爾。陳子死之。則首肯以爲然。蔣鳴玉時爲浙令。與潛夫同門。嘗告潛夫。吾爲君鄉振患如某某。潛夫怒拂袖起。此何足顧。以自能。公如廣爲善。日談言勿給矣。作書絕之。不肯見。鳴玉一再請。得交如故。其不喜人伐善如此。嘗論人。吾鄉三數指而外。皆無線偶也。爲吾上襪帶。吾不與爾耳。已。意以不同。潛夫者。皆當裁勿令得衣冠。故習與不習。咸切齒。潛夫弗恤也。會閩黃道周至浙。客湖上。石齋爲東林鉅公。時東林號爲君子。士恥不得與。然率多借冒。而持重不驚聲者。顧不定以爲名。潛夫同。

里行人陸培。出豫章文德翼之門。博學尙奇字。詣石齋坐。請爲其先人志墓。坐久。石齋未及見。潛夫聞之。笑曰。石齋坐。豈有崑庭履跡哉。崑庭。培字也。培啣之。又移書周鏣仲馭。吾而約。非吾同倫。咸可唾面。稍稍及崑庭。書中道偶爲崑庭所得。培益憤。爲檄攻潛夫。而士率多故。不喜羣詣署名。沈兆昌曰。陳子愷直。吾黨益友。其於父母昆弟。多有可稱者。卽以刺誹故。罪不至出境。禾中陳恂曰。吾固信玄情甚。奈何強吾擊所善。于是陳與陸兩家同社賓客。子弟各數十百人。列舟爲陣。口角于禾之東門。連三日。觀者數千人。時余留廣陵。獨不與。潛夫與培固未嘗知之也。潛夫已走都。明年越癸未。禮官不第。易今名。請受開封府司理。開封故流賊所殘。劇難治。下車保瘡痍。理冤稱平。會甲申三月。京都變。郡縣守令咸解去。潛夫獨鼓士思勤王。不果。五月。福藩正位。潛夫卽以其所募士。次第追捕僞守令。時李自成已棄都城。西走潼關。自保。故李所遣僞任大小無固志。潛夫兵至。率竄匿。間得其首。取完城十餘。上捷南都。上嘉其功。擢河南道御史。卽按河南。有許定國者。起草澤。乘亂爲雄。肆掠河內。潛夫使人招徠之。疏請宜以爵羈縻定國。此必反側。然後圖其後。朝廷與定國副將軍銜。定國自疑吾功。何驟得總戎事。潛夫乃密約鎮臣高傑揚州曰。足下稱兵向潼關。道出許定國。必遮道迎。一力士縛之。以其衆并而西。吾已疏入言其狀矣。傑諾。果以兵至許。

境上。定國郊迎。謬爲恭甚。傑謀淺。謂定國不足留意。許與偕至潼關。負潛夫約。潛夫曰。吾觀定國爲人。奸足下勿入城。爲彼所算。傑不聽。乃勉與入城。但以衛卒數十人從。定國盛具供帳。張飲甚歡。酒半。會邸報至。潛夫意不與定國觀。傑疑潛夫不與傑觀也。索報力。潛夫不得已。付傑。自啟傑坦懷。而定國從旁竊見。則潛夫前所上書。令傑共力縛定國者。已得請。定國愕變色。離席請命。傑意輕定國。又已諾定國無他。不欲自食。則曰。毋乞憐。不勇。吾已許生汝。潛夫謂傑必還軍中。傑又不肯。曰。吾必示以信。潛夫乃獨以其衛卒出城。明蚤。傑果遇害。而潛夫獲免。部傑軍還揚州。朝廷知傑以不聽潛夫故敗。不問。丁外艱。潛夫請代奔喪。乃以凌炯爲御史代潛夫。乙酉。潛夫歸杭。六日葬其父。方擬入都會。緹騎逮潛夫急。先是。潛夫之接河南也。廣昌伯劉良佐馳檄告潛夫。有童氏者。自泥塗稱福藩故后。方迎軍中。得共謁疏進之。潛夫亦恐事不真。謁后。具問狀。不疑也。乃疏聞。則翟蕆入都。上不復念。方詔窮選蘇杭殊色。以爲后禁。不令陛見。閣臣馬士英等迎上意。曰。故后早薨舊邸。此妖婦也。令勘問。后曰。吾與上艱難失。今至尊便相忘。便不御門使臣得而奏法。司具隱此等語。則又別怒潛夫。借題殺之。劾潛夫私謁妖婦。無人臣禮。不敬。當棄市。潛夫曰。妖婦故得謁。謁妖婦非不敬。無人臣禮。則故后也。潛夫願自殺。正后名。囊無一錢。同社張玄首爲主進。得。

百金。賂緹騎。比至都。后已賜帛死。下潛夫獄。時定王脫賊手。變服南渡江。詣會稽。返入留都。定王者。故思宗皇子也。大臣又以礙帝立。欲殺之。亡其跡。付廷尉。王年幼無過望。有愛王者曰。若自稱王之明。可以倖免。不然且死。反之爲明之王。故王也以是爲識。于是訊者以爲風男兒。潛夫獄中不平。大詫曰。婦爲妖婦。兒爲風兒。何中興一時多僞鼎。得不死。吾必力爭之。五月。清兵渡揚子。南下急。帝出通濟門逃。失道。城陷。潛夫出獄。清豫王欲降潛夫。潛夫且留。起義不卽死。倖曰。某父喪未闋。宦新朝不祥。民服間行還里。則杭人以城降。潞王監國三日。北去不返也。潛夫依海甯下里。時所在鄉兵起。潛夫提一較。趨保海甯。未至六里。會此日城破。清兵追殺東至橋下。矢如蜂集。潛夫顧衆散。自投河。方中流。會婦女一船出。清兵爭略。歡不求。潛夫潛夫因不死。密渡海。觀監國魯王。以原官加太僕卿。領兵數百。屯巖門守江。時鎮東侯方國安以重兵屯潭頭。閣部張國維屯長河。武甯侯王之仁屯西興。兵部侍郎熊汝霖巡撫孫嘉績各以義兵合屯龍王堂。定虜將軍鄭遵謙屯小門。原任刑部郎中錢肅樂巡撫馮元颺巡按沈宸荃各以義兵合屯瓜瀝。巡撫于穎屯瀝海。兵科祁熊佳輔之。兵部職方司王正中屯臨山。之仁子將軍王鳴謙大兵屯定海。其間錦衣朱壽宜諸生倪會壽兄弟將軍陳梧等數十部。各擁衆合防海。大率以戰爲名。主于自固。有所期會。

則連、鰲、西、向、發、礮、而、已。武、林、一、帶、亦、發、炮、應、之。自、方、營、而、外、登、岸、陳、者、亦、寡。且、數、敗、益、震。不、復、念、深、入。獨、熊、卒、屢、挫、不、懼。潛、夫、所、部、不、及、三、百、人。亦、嘗、隨、熊、數、上、獨、爲、陣、當、衝。小、有、斬、馘。潛、夫、御、士、嚴、故、從、律、無、機、略。故、無、大、勝。少、恩、士、稍、去、之。余、方、受、事、職、方、力、請、分、兵、疾、渡、海、走、嘉、蘇、牽、敵、勢、應、內、地。義、師、必、得、志。不、然、兵、衆、糧、竭、內、自、爭、敵、乘、之、必、潰。數、月、事、耳。因、殿、對、涕、泣、陳、之。當、事、微、嫌、激、切、不、得、已。草、血、書、告、鄭、錢、馮、孫、諸、營。請、割、兵、五、千、從、余、西、渡。已、盡、諾。潛、夫、曰、是、必、無、幸。上、疏、某、一、片、忠、心。百、端、巧、說。欲、以、數、千、之、衆、冒、入。此、不、得、之、道、也。於、是、衆、心、沮。唐、藩、稱、帝、閩、中。合、有、兩、廣。詔、至。論、者、以、爲、越、勢、進、退、厄。不、如、開、詔。因、唐、以、爲、援。魯、故、不、失、分、地。潛、夫、與、江、上、文、武、合、表、請。獨、張、國、維、熊、汝、霖、不、從。欲、死、魯。議、遂、寢。明、年、風、傳、唐、以、兵、至。人、心、亂。而、粟、湧、貴。奪、義、兵、食。官、兵、肅、樂、師、飢、而、潰。不、振、恨、曰、悔、不、矯、陳、太、僕、之、言。先、是、十、二、月、廿、有、四、日。國、安、兵、深、入、西、湖。援、絕、大、敗。陷、沒、五、千。浙、東、股、栗。甚、潛、夫、以、死、自、誓。聞、陸、培、之、不、屈、有、義、也。曰、是、兒、迺、能、爲、此、事。吾、當、表、白、之。適、浙、東、西、多、節、烈。因、上、疏、曰、自、來、人、心、解、攜。望、風、迎、降。皆、繇、讀、書、不、深。未、解、忠、孝、二、字。每、一、念、及、髮、上、指、冠。乃、有、投、纆、絕、粒。沈、河、號、血。視、死、如、歸。與、日、月、爭、光。凜、凜、不、磨。是、其、學、術、端、正。亦、祖、宗、培、養、之、所、貽、也。主、上、奮、起、中、興。首、當、褒、崇、殉、難、諸、臣。以、鼓、忠、義。原、任、總、憲、劉、宗、周。薙、髮、令、至。絕、食、殞、命。

冢宰徐石麟振義構李城破從容就縊七日如生。唐事徐汧避跡窮追義不受辱赴虎邱塘河死。三日浮屍不變。僉院祁彪佳義約劉總憲同殉國難。坐水端嚴漸沒至頂行人陸培先已避地。索急託詩言志投縊自盡。邵武府同知王道焜亦以追索不屈縊死于家。都察院觀政進士俞元良主督義餉海甯既破陷刃而死。舉人祝淵聞南都陷卽憤激噴血及刻日索見一號而絕。生員王毓著草檄上諸鄉紳勸起義不得自沈柳橋之下。至於錢塘知縣顧咸建以潞王必降人心不守潔身歸里欲觀時變有令嚴索從就武林毒罵不屈。百姓慘哭天地爲昏尤稱勁節。此十一臣者乞各與蔭諡賜祭葬不獨慰忠魂九原義激起者當益衆矣。奏可。論者難潛夫不以私故沒陸培之節多所諍論嘗一日三數草部煩不即覆輒劾部司連及閣部國維國維曰太僕此必往之氣養以應敵丙戌浙東糧果竭互爭奪兵有不敢離伍餓自經死者江上意解而清兵無左右顧勢專五月廿八日方兵不戰自焚其營走先是潛夫與方合營度事不濟移書沈玄伯曰事不成當無生潛夫至是聞兵潰急還小赭或有勸且出謁或曰即肥遯無害矣潛夫笑不答命設奠祭其先公存之出繼母拜訣堂下亦拜弟祚明晉明屬以養母撫孤因進酒令妻妾二孟侍飲二孟旋互縫其身衣小孟有娠六月矣父完初欲無從死潛夫不許初潛夫密友徐日昌宅眷嘗與大孟

共僑居山中。見大孟懷小刃起。居驚問之。夫人曰。相公爲國事。無幸必死。妾不獨生。至是欣然。願與偕。黃昏掌燈。家人送半里許。至化龍橋。先妻室相攜入水。潛夫大笑曰。孟完初。乃有二女哉。舉身從之。起其屍。夫婦舉傍。不離尺。爲丙戌六月初一日也。年三十有七。潛夫好謔浪。然斤斤於大德。家貧。率不攢眉。嘗空囊走數千里。捐金爲人不問取也。及監軍有故人獻策。不用。歌詩寓感。聞而答辱之。幾斃。嘗作書招聞大邈思及沈昭子。皆以事難濟。不應。前南都陷。與端伯亦死于難。兩人以文字相知。競節義云。子方十歲。祚明字穎倩。晉明字康侯。俱孝謹。又有弟麗明。初爲劉良佐副將。後南歸。同守桐廬。清兵旣渡江。不知所之。

御史沈履祥傳

沈履祥。號視庵。字其旋。慈谿人。丁丑進士。乙酉。魯王監國。以御史奉差至台州運米。因居台督遣家人從。六月。聞紹興失守。與妻氏同縊。

御史何公傳

何弘仁。號書臺。會稽人也。性沈厚寡言笑。廉正。人不敢干以私。爲文章獨醇易。與時諸生絕遠。舉進士。以不營宦。宦亦不甚達。家居清慎。乙酉又六月。諸生鄭遵謙率衆距清兵江上。迎魯王。

監國弘仁亦與謀擢御史。所奏論或非時要。然卒關太平大體。物望倚以爲重。丙戌五月。清兵渡江。魯王奔天台。弘仁單身問道不及。行至嶺。聞台諸城皆委去。王駕不知在所。迺作詩傳東案當作衣帶自繫嶺樹下。詩曰。有心扶日月。無計鞏山河。已矣丹空照。千秋箕淚潛。復署尾云。弘仁間關奔行在。聞台又失守。已矣無復可爲。吾非吾身。吾何家爲。吾子者食貧守節可矣。明御史何弘仁絕筆。

監察御史沈公傳

沈綵。字素先。會稽人。癸西北榜第二名。性縝密。能幹濟。江南競以爲通材。然與人無高言華節。謙抑而已。乙酉。魯藩監國紹興。綵未任事。八月。閩隆武詔下。諸臣以越不宜兩受敵。且可稱臣。監國如故。選任徵發。皆得便宜。監國不聽。明年正月。閩閣部黃鳴俊以兵入越。或欲竟從浙西。然終以未講。越中戒嚴。綵係鳴俊門下士。加御史銜。與御史王紹美奉命逆鳴俊於金華。議論侃侃。鳴俊爲色沮。大略以今日之舉止爲大明二字。唐魯宜合力併智。經營中原。奠復九廟。不宜內自攜。二爲敵所快。且魯以至單弱。當衝數月功。莫大焉。非有方鄭諸將矢石錢唐。僊霞嶺下。戍卒不臥久矣。魯爲唐捍。奈何欲自撤其藩。且情有所不忍。唐魯皆高皇帝子。始爲兄弟。至親魯以閩。六月。起

唐以七月起事。遲而欲先功多者。竊恐天下誹笑。即以爲唐已。即眞魯。但謙讓以示無我。此何難事。且唐非有小振作以厭天下也。土地之非吾朱氏者。無數矣。顧此八閩。置江以北。不問亦何足爲武。即使魯屈奉命天下。以唐無遠略。徒創骨肉宗室之起爲難者。不少也。請無言爾我。總爲一家勞苦。從此藩王皆不思自利。競爲公舉。唐魯之教之也。又草澤未起。方在瞻望。此豈閱牆之時。卽事成而聽天人之所歸未晚矣。時紹美負病。故往反辯難。綵一人當之。于是唐使御史陸清原發餉三萬兩。來犒江上諸營。與魯合。綵力居多耳。及馬士英餉劫東案當劫餉殺清源。士志不固。五月廿八日。方兵潰。自焚其營。駭走清兵入紹興。監國駕之台州。綵追不及。自投入官江而死。或云匿姓名隱去。

兵科郎中錢旃傳附妻某氏從弟錢櫟

錢旃字彥林。嘉善人。雲南巡撫士晉之子也。癸酉中順天鄉榜。子默登癸未進士。弘光中授旃兵部郎中。魯藩監國有爲旃請加銜者。科臣譚貞默疏劾旃。以爲身不至越。奏報不實。冒圖晉秩。不敬。丁亥四月。清松鎮吳聖兆反正。清迹同謀。索陳子龍急。子龍奴茅泰者。供子龍嘗入旃家。并逮旃赴南京。訊者曰。旃不死。吾輩度不保。具題成獄。時因淮南忽陷。南中警。九月十九日。同四十

三人俱就刑。妻某氏聞難。置酒邀娣姒話別。引身赴水死。子默亦被竄。旃從弟棟。丁丑進士。大學士。升幼子。乙酉起義兵。律不嚴。多所擾。至盛澤。爲鄉人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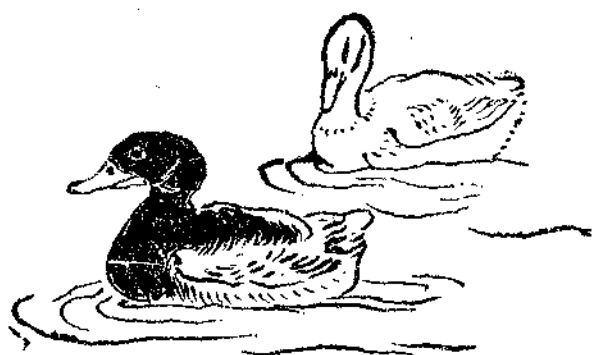
兵部主事加太僕卿朱子傳

朱大定。字寄暢。故相公國祚第六子。爲諸生。亢爽不羣。嘗折節下士。士亦樂歸之。好名節。勇任事。乙酉閏六月。嘉興次湖州。舉兵。大定以一隊身當鋒。號敢敵弗卻。已而諸師敗。大定亦解去。渡淞。東乞師。以兵部職方司主事加尙寶司卿銜。每建議欲間走松嘉。武林可不戰而屈。時勅諸將軍西進。率逗遛不前。大定痛切論之。朝廷寬慈不能使母後。大定因請千金募三百人。未至澥口。兵潰不肯渡。迺單身密渡浙西。會吳易事敗。清兵過錢塘。太湖諸部推大定爲盟主。大定意以湖中兵應援陳范良。未發。負病潛護民家。爲細人啣舊怨者所發。遇害。滿洲營。

第二期第十二冊校勘記

圖畫第三四頁題蜀王璽均誤蜀玉。又郢筒今申印下說明上角出土誤上筒。眞自由論第三頁第六行閉眼所見所下衍相字。又第四頁第六行由自識自誤至師許齋經義偶鈔第一頁第三行掌行火誤拿。又同頁第十二行干支誤干文。論古文書第五頁第六行皆自筆記中自誤白。

呂氏春秋補正第二頁等五行置罌誤置。又同頁第十一行謂之疾首誤爲。又第五頁五行末嚮內誤嚮。又第七頁第十行玉篇音部部字左旁誤作音。又第九頁第八行鹿鳴誤鳴。原法第四頁第四行一法官法誤治。又第六頁第九行民命所繫誤倒作命民。又同頁第十三行子訴誤訴。又第七頁第三行差存古意誤故。文錄第一頁第六行母梁夫人奪梁字。又同頁第九行力媒合誤謀。校勘記第一頁第六行文錄應另行誤接排。



本 刊 價 目 及 廣 告 刊 例

【附 註】		廣 告 刊 例 表				【附 註】		書 價 表		
一、底頁外面及論說對面照表加倍 二、封底面裏頁及對頁照表加半 三、如用色紙及彩墨其價另議 四、製版費另議 五、本刊每月十五號出版收稿期於出版前十五日截止	期數	幅面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	一、本刊月出一冊全年十二冊 二、本刊一律售現外埠函訂費需先匯 三、由本社代寄者本埠每冊郵費二分外埠 四、郵票代價九折計算以半分一分三分一角者 五、為限粘連油污者不收	價	現款及 兌票	項 目	一 月
	一	期	二十元	十二元	七元	一、本刊月出一冊全年十二冊 二、本刊一律售現外埠函訂費需先匯 三、由本社代寄者本埠每冊郵費二分外埠 四、郵票代價九折計算以半分一分三分一角者 五、為限粘連油污者不收	五角五分	五 角	一 月	
	半	年	一百另八元	六十五元	三十八元		二元九角七分	二元七角	半 年	
	全	年	二百元	一百二十元	七十元		五元五角	五 元	全 年	

有 所 權 板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出版										
編輯者										
上海麥根路福星里五十二號										
華國月刊社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二百七十七號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麥根路福星里五十二號										
華國月刊社										
代銷處										
上海	各埠	蘇州	武昌	雲南	南京	開封	太原	成都	上海	貴陽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小	時中	新	樂	文	晉	華陽	出版	振
華	華	說	中	亞	天	化	華	書報	物	社
局	局	林	社	社	館	社	社	處	社	社



人夫時濟宗
全色士症失夫現司總曾宗
愈補大服調人居課統任濟
丸醫用虛會武長府北時
得生章弱產昌之庶京先
獲紅廉舊後其職務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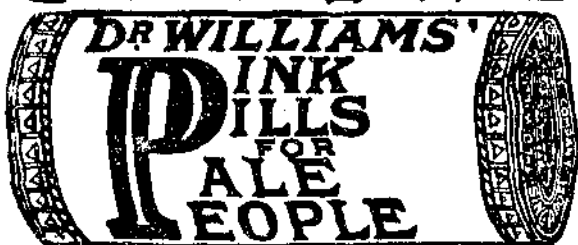
人夫三秀蔡
愈紅廉象飲瘦人莊麥為蔡
色士環食經患主洲江秀
補大生日水而人街西三
丸醫由減不黃其鼎南先
治生章險調肌夫升昌生

人夫陽春陸
奇紅廉逾恙信症之陸北
功色士昔全云據經夫春京
補大深消現陸不人陽星
丸醫或強下君調會先相
之生章壯諸來等患生家

丸 補 色 紅 生 醫 大 士 廉 韋

元六一每生
郵瓶元一藥
費大五瓶局
在洋角大函
內八每洋購

功
力
相
同



無
論
男
女

號江或者凡
韋西直均經
廉路向有售
士六上出西
醫十海售藥

藥 聖 之 腦 健 血 補 名 馳 下 天

生先青植丁
得生章目身操青部國湖
獲紅廉眩不勞先主公北
全色士等遂過生任報漢
愈補大症頭度會丁廣口
丸醫由暈半患植告民

生先貴增朱
無背頭軟治生章貴處報湖
味之腦筋愈紅廉先主總南
等力骨身色士生任局長少
症飲痛酸體補大服朱機電
食腰痛疲丸醫用增務

生先朋作李
得士等艱疼日教高松係李
獲紅症精痛昏員等風山作
全色由神步眩曾小村東朋
愈補韋萎履腰患學日黃先
丸廉靡維腿頭校新縣生

